

《荡倭风云》头尾各 5 回

金成道 笔名幽幽兰草心

第一卷 喋血海滨夜

第 1 回 李光头夜袭六横 啸龙庄力战毒梟

话说天下大势：治久易乱，乱久必治。公元十六世纪，明朝内忧外患，朝廷在沿海各地设立的内陆卫所、巡检司及水寨等庞大海防系统武备松弛，军费严重不足，官兵懒散，疏于训练，军事实力不断腐化衰退，沿海防御系统趋于崩溃，倭寇侵袭日益猖獗，并最终于明嘉靖年间（1521-1566 年）肆虐无度，流毒延至隆庆、万历年间（1566-1620 年），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倭寇轻易得手，进一步刺激了狼子野心，更多的东瀛浪人参与倭寇劫掠中国沿海地区。同时，中国沿海贫民及海商也都纷纷加入其中，使得局势愈发恶化。倭寇与明朝境内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妄图瓜分中华，倭寇黑云压城欲摧，抗倭英雄甲光向日金鳞开，一场保家卫国驱逐倭寇的人民战争终于拉开帷幕。

公元 1521 年冬，话说六横岛西门氏遗孤西门长风被普陀山碧云庵妙音师太从倭寇虎口救下，转眼八年过去了。西门长风出落得面如海棠月，色若雪莲花，鬓赛柳梢，眉娇香黛，顾盼神飞，俊逸星驰，天然一段英武钟聚眉宇，铿锵万种豪侠悉堆眼角。妙音师太喜在眼里，

乐在心上。

一天妙音师太带西门长风云游，突然一阵悠扬的笛声扑面而来，“天籁降虎谱！”妙音师太大惊，双掌合十向旋风劈去，只听砰的一声，妙音师太震得两手发麻，向后退了五尺远。“师傅……”“不好！”妙音师太还没回过神，西门长风已经被旋风刮走了。几分钟后，从十里外空谷传音：“师太不必多虑，老道悠悠浪子与令徒有一段师徒情缘，现在接他上蓬莱山。”

花开花落，春去东来，蓬莱雪雁迎来了 10 个生日。一天，一对老少正端坐在一方巨石前对弈，突然雪雁在高高的蓬莱雪松上唧唧喳喳，少年捡起一粒黑子头也不抬向树上抛去，雪雁惊叫飞起，少年纵身一跃，将黑子和雪雁同时抓住，稳稳地落在老者面前，老者微微颌首。“长风，天籁降虎谱你已经悟到了几层。”

“弟子愚钝，已经悟到了六层。”少年掏出一只短笛，悠扬的笛声慢慢扬起，化成了一支气剑，向前冲去，远处高大的雪松一根碗口粗的枝干被齐刷刷地砍下。

“呀……”一只雪雕从远处飞来，径直落到棋盘上。老者大惊失色，“飞雕传书”，连忙从雪雕脚上解下来函。“啸龙庄告急。”五个大字赫然印入眼帘。”长风赶快收拾东西，随师傅一道下山。”

子夜时分，六横岛啸龙庄内灯火通明，庄主公孙啸龙手持宝剑端坐在静心轩，“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公孙啸龙长叹一声。忽听庄内阴风飒飒，座骑千里追风拼命地咆哮，“嗖，嗖！”两支柳叶镖同时刺中了千里追风的双眼，千里追风长啸一声，四蹄凌

空跃起，重重地跌落下来。

一群倭寇破屋顶而下，来人上穿柳叶甲，下着铁网裤，足踏铁网靴，为首的正是外号“五毒梟”、又名“毒手屠夫”的倭寇头目李光头，后面紧跟着“阴煞手”稽天新四郎、“大夜叉”吉野小太郎和“索命鬼”野田鬼涵，几十名倭寇紧随其后。

“倭寇！看剑。”公孙啸龙破窗而出，镇龙剑一出，啸龙山庄狂风大作，火红的枫叶飘落一地。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李光头微微一皱眉，身子像车轮一样快速地旋转起来，全身发出古铜色光润。这个李光头本是福建小商人，后来与日本肥前国藩主松浦隆信沆瀣一气，逐步走上叛国害民的道路，成为境内倭寇总头子。

“金刚铁布罩！”公孙啸龙大惊。

一声娇咤从对面阁楼上飞出，一名妙龄女郎飘然落下，软剑只取稽天新四郎，来人正是啸龙山庄大小姐公孙云凤。

“花姑娘的，大大的好！”话音未落，稽天新四郎一武士刀劈出，直拍软剑，公孙云凤劲气一贯，软剑竟如一块布帛般卷了起来，圈住武士刀正中间，整整绕了一圈，软剑一端倒转过来，轻柔得像软绳那样打结。

“嗤嗤嗤！”数声尖响，似是金属切割磨擦之声，稽天新四郎心中立时大叫不妙，软剑继续收拢，竟像钢锯一般来回拉动。不一会儿，厚逾两寸的武士刀中间便被环绕着切割出一圈口子，更奇怪的是软剑圈住武士刀时像绳子绑住木柱一般，盘盘结结，但其在武士刀上切下

的口子却是整齐平直的一圈，就算是铁匠弹了墨线，再将武士刀切割，也很难做到那般整齐划一。

“嗨！”稽天新四郎一怔，猛地将武士刀往回一拉，只听得“铮铮铮”刺耳响声，刀剑相交之处耀出丝丝火花，武士刀左右晃动，迅如疾雷，直取公孙云凤。公孙云凤向右斜上方跨出四步，再往左后方纵出两步，虽然躲过了武士刀夹击，但一只袖子已被削去了一片衣角。

“噫！”一声娇叱，软剑向稽天新四郎胸前劈削两下，稽天新四郎但觉剑光寒气森森，劲风未到，倒先被光影慑住，顷刻之间，劲气袭到，每过之处，直欲将所卷到的东西撕裂，端的是凌厉无比。

稽天新四郎吸一口气，将武士刀往胸前一横，接着转向公孙云凤刃面上打落，软剑转而上挑，绕过了武士刀撞击，寸寸进迫。软剑已经离他的手背近在咫尺，再慢得一慢，手指恐怕要被软剑一带而过，齐根削断。

稽天新四郎一惊，急忙将武士刀交由左手，右手缩回，武士刀同时向公孙云凤手腕上点落，软剑收回，只听得一阵金属相擦的令人寒心的激响，武士刀又给软剑卷中，刮下一大片铁皮。

稽天新四郎一声惊呼，武士刀上的力道猛地增加两成，铺天盖地地打向公孙云凤；软剑照面门劈去，稽天新四郎见来势既猛且狠，急忙回武士刀去挡。公孙云凤一招“偷星换日”，软剑往武士刀上圈点，其实是向他胸前疾卷。

稽天新四郎见她招法突然变得扑朔迷离，举起武士刀在胸前划了

个半弧形，一招“横决江天”，武士刀风呼啸而出；软剑还没攻到身前，陡地变招，连挥连劈，径袭稽天新四郎双腿；稽天新四郎向后退出一小步，武士刀一抡，照公孙云凤腰间打出两武士刀。

“噫！”公孙云凤一声娇咤，一招“信手飞花”，“嗤”的一声，软剑在稽天新四郎肩头直带而过，削去一大片衣服，剝下一大块肉，软剑没有停下，而是直接往稽天新四郎颈上割去。

“啊！”稽天新四郎一声惨叫，倒纵两步闪开，软剑一吐，又已攻到，稽天新四郎连连招架，怒火攻心。

“八嘎！”稽天新四郎大喝一声，一招“摧花断木”，武士刀斜扫，刀芒有如山崩雪塌一般向公孙云凤飞去；软剑斜里劈出，“当”的一声，刀剑相交，激起阵阵气浪，稽天新四郎劲力狂吐，而公孙云凤也是真气猛激，两人内力相拼，不相上下。

稽天新四郎低吼一声，天地灵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着武士刀汇聚而去，武士刀变为耀眼的金黄色，然后便迅速地甩出，金色光芒带着阵阵气旋，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瞬间碎裂开来。

“轰——！”金光朝着公孙云凤奔去，“噗——噗——噗！”公孙云凤倒卷而出，中途还不时地吐着鲜血，然后便狠狠地落在地上，公孙云凤使出最后的气力，施展“凌波淼步”，瞬间撤离战场。

“你已经中了本座的武士刀，不出十日定会毒发身亡。”稽天新四郎也不追赶，面色狰狞地吼道。

“畜生！”丫鬟哭骂声合着倭寇淫笑声充斥整个山庄。

一名黑脸倭寇径直冲向一名丫鬟，“吡！”丫鬟上衣被撕碎，丫鬟

边哭边向后退，“花姑娘的，不要跑！”黑脸倭寇猛扑上去。

“倭寇，死吧！”话音未落，眼前人影晃动，公孙夫人飞至，“啊！”黑脸倭寇只觉背脊一凉，半截下身滚落下来。

旁边正在蹂躏丫鬟的倭寇见公孙夫人倏忽而至，刚要拔刀，怎奈公孙夫人身法快得邪乎，数道寒光闪过，“啊！啊啊！啊啊啊！”惨叫声不绝于耳，倭寇瞬间成了剑下鬼。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四名倭寇突然杀至，倏忽间公孙夫人让开来剑，但觉剑风如排山倒海般涌来，疾往后跃，但方一退下，倭寇并力又上，进退攻守，暗合法度，似是一套厉害阵法，数招之后，倭寇前后呼应，越发默契，剑光到处，寒气森森，逼得公孙夫人汗毛直竖。

“嗨！”一声娇叱，公孙夫人一招“漫天飞蝶”，宝剑凌空劈下，疾风剑雨呼啸而出，一个眉间有痣的倭寇心神一乱，额头着剑尖扫过，还没喊出声，头盖骨向旁边飞去。“啊！”四个倭寇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叮叮当当，手臂被砍下，当即昏死。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一名倭寇双剑向公孙夫人劈来，来人正人东瀛金阁寺长老吉野小太郎，公孙夫人袖袍一动，闪电般击出两剑，“铛！”只听空中喀得一声，如响闷雷。吉野小太郎飘退丈余。

“嗨！”吉野小太郎足下划了个圆弧，劲贯双臂，双剑同时劈下；公孙夫人身子一蜷，让过剑锋。吉野小太郎顿觉剑下一虚，无处着力，正要催劲，忽见公孙夫人身子柔韧万端，红袍飘飞，拔地而起。

吉野小太郎见她悬空，心念忽动，猛地一步跨上，欲要占住圈

子，让公孙夫人无处落足，落在圈外，但公孙夫人也几乎同时落下。一时间，两人各争先机，吉野小太郎本占了一分先，但公孙夫人的落势却与众不同，好似一道龙卷飓风，直刮得他面皮生痛，脚没落稳，身子便不由自主地跟着公孙夫人旋转起来，这一转无巧不巧，恰让吉野小太郎顺势使出那招“天旋地转”，这一招也是以旋劲破敌。

公孙夫人不为所动，仍是形若陀螺，着地飞旋，吉野小太郎剑风一到，便被引偏，每每差之毫厘，无法中的，一青一红两道人影越转越快，渐渐模糊不清，四周蔓草被二人罡风牵引，纷纷拔地而起，绕着两团人影，如魍魉幻形，漫天疾舞，场面煞是诡奇。

吉野小太郎被公孙夫人的旋转略一牵引，使出这招“天旋地转”，但转到这时，却欲罢不能。公孙夫人每转一圈，吉野小太郎的转势便被带快一倍，不觉间，已势如风魔，不可遏止，着地的足尖便似一只规尺，以公孙夫人为轴缓缓划动，在地上犁出四寸深的深沟，吉野小太郎胸中血气翻滚，喷薄欲出，不由暗呼道：“糟糕，这般下去，非活活累死不可！”欲要稳住身形，却是哪里能够。

转了约莫三炷线香的工夫，公孙夫人身形一顿，吉野小太郎筋疲力尽，收势不住，一个踉跄向公孙夫人怀中撞去，“啊！”一剑穿肩。“轰！”倭寇丢下一枚烟雾弹，驾土遁逃走。

公孙夫人身子晃了晃，终因体力不支，慢慢倒在地上，倭寇鲜血慢慢浸湿了公孙夫人衣襟。

“吉野君！”毒手屠夫李光头一声兽吼，毒掌向公孙啸龙打来。“嗨！”公孙啸龙一声长啸，镇龙剑直取李光头的咽喉，那李光头也

不避让，径直迎上去，只听铿锵之声，镇龙剑好似碰到了铁棒，但见火花飞溅，酷似放起漫天烟花。

公孙啸龙手震得有些发麻，“不好！”公孙啸龙倒吸了一口凉气。李光头双掌击去，公孙啸龙连退三步，脚前被击出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一个剑气如虹，一个掌风猎猎，十米开外形成了巨大的气旋，高大的枫树被连根震断，三百回合不分上下。

正是“剑气如虹落九天，掌风霹雳烈焰旋。急湍猛浪流星雨，礮岩转石万嚙雷。沉香利斧劈大山，二郎华戟镇虬龙。共工不周偷放眼，天阴雨湿神鬼愁。夜叉怒，小鬼吼，此番打斗何时休，何时休！”

剑来掌往，公孙啸龙开始气喘吁吁，李光头愈战愈勇。

掌风呼啸而至，寒气森然，“五毒掌！”公孙啸龙暗暗诧异，镇龙剑一闪而出，一招“遮天蔽日”，镇龙剑四散刺出，剑气便如浮云朵朵，密得透不过气来。

李光头掌风倏然而至，威猛无比，有如霹雳雷火，不可阻挡，公孙啸龙陡觉一股奇大的掌力从四处激射而来，仿佛要将他大卸十块八块，虎口一麻，镇龙剑险些脱手，急忙回剑护身，向后倒腾两步。一个照面甫过，公孙啸龙勉力接住，被迫后跃，而李光头一招既过，又是一招击来。

公孙啸龙大惊：“这倭寇功力怎地如此高深，简直不可思议，看来镇龙剑法还无法抵挡他的‘五毒掌’，如何是好？”接着第二招、第三招越来越难招架。

眼看李光头第四掌又已使出，公孙啸龙镇龙剑连刺带削，剑影劲

气如山压至，所过之处，摧枯拉朽，激起阵阵如火光芒。李光头连声冷笑，猛拍两掌，双手互交，又拍出三掌，杀着攒聚，威猛绝伦，席天卷地，大有霸道之气。

公孙啸龙左右腾挪，连闪带避，化解先前的两掌，已是身形摇晃，气力不足，浑身上下肌肤寸寸隐隐作痛，左臂上已被劲风卷到，阵阵奇寒涌入心头，身子趑趄，他打了个寒噤，足下向右跨出一步，只听得“咯吱咯吱”几声脆响，左臂上骨头断了几根，却是在闪开之时被李光头掌风带到；一掌过处，毒气四溢，又一掌打向公孙啸龙胸脯。

“啊！”公孙啸龙浑身直打哆嗦，牙关“咯咯咯咯”直打寒战，身体慢慢倒下。

第2回 左龙右使战倭魁 庄主夫人殒香魂

“莫伤庄主！”话音未落，一男一女从庄外飞来，来人正是啸龙山庄左龙右使——万树生和诸葛雨馨。

“猪猡！”毒手屠夫李光头大怒，一掌打来，阴风飒飒，电光闪闪；万树生脚踏五行迷踪步，身形倏然而来，倏然而去，快速绝伦，龙鳞剑挥得密不透风，招招直取李光头；李光头只觉眼睛昏花，只看得影子闪来闪去，到得后来，竟是身形若有若无，仿佛看到的是一件衣服在动来动去。而诸葛雨馨与稽天新四郎也是打得难解难分。

李光头凛道：“支那人步法怎地如此之快？倒不可小瞧了。”二话不说，“呼呼呼！”又是三掌拍来，掌法却变成极尽凶悍狠辣，原来李

光头本想在十招之内，以“五毒掌”将万树生打翻，万万没有料到，万树生竟能踏出一套古怪的步法，而且走将起来竟是只见其影，不见其形，在水泄不通的劲风中不仅能全身而退，又扭转处处居于下风的局势。

李光头接连拍出五掌，掌力生风，如怒洪一般翻滚而来，掌风鼓动地上的落叶像一柄柄飞镖一样射向万树生，未及袭近，万树生身上衣襟已被刮得丝丝碎裂。万树生大惊失色，“嗨！”一声龙吟，一个大鹏展翅，宝剑挥舞，身体急速上升。

“哧哧哧！”几声脆响，接着场上响起一阵惨叫声，旁边冲上来的一群家丁应声而倒，身上皆是树叶洞穿，有的还来不及哼叫出声，已经轰然倒下。

众家丁齐声惊呼，有的更是叫骂连连，比先前喊声更大，李光头往地面上一踏，真气鼓动，顿时落叶凌空飞起，向家丁激射而至，又五、六人被落叶穿颈而过，话声陡然止歇，那树叶竟是余势不衰，站在身后的一两人也被射中，瞬息间又有十几人纷纷倒下。

万树生目眦尽裂，大喝一声，向前一抢，迅疾闪到李光头身后，龙鳞剑一指，向李光头背上点去。李光头一惊，刚才万树生只顾着躲闪，已是来去如风，半点也奈何不了他，这时情急之下，倏然进招，步法却也如此之快，只一眨眼，先前还在面前，只一瞬，李光头已觉背上一凉，长剑就快要刺到了。李光头猛一晃身，手掌便向龙鳞剑抓落。

万树生陡觉一股极大的吸力奔向龙鳞剑，李光头右掌竟像是一块

巨大的磁石，硬生生将龙鳞剑吸了过去，万树生一惊收剑，像泥鳅一般滑开李光头的一抓，龙鳞剑指处，又往李光头的“陶道穴”点落。

李光头眼看万树生长剑就要应手而得，不料又被他以五行迷踪步逃脱，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闪到背后，“陶道穴”上凉风又起，他一声大吼，有如猛虎下山，一声吼过，地上树叶变成一把把利刃当空飞舞，在一片惨叫声中，又有一批家丁轰然倒下。

李光头猛地一矮身，扫堂腿迅速往后扫了半圈，地上登时现出一个二寸来深的凹弧，泥土狂飙突进，“啊！”万树生闪得慢了半拍，腿骨被硬生生扫断，重重摔倒。“啊！”万树生使出最后气力，一个大鹏展翅向外飞去。

“师兄！”随着一声娇叱，诸葛雨馨虚晃一招，丢下稽天新四郎，七星风剑直取李光头，好个诸葛雨馨，她心知李光头武功高深，不易硬碰，抢到李光头背后，刺下一剑之后，不管是否凑效，立即飘身闪开。

“蹭！”一声钝响，宝剑犹如刺到石头上，李光头丢下万树生，猛一转身。

“花姑娘的，你的大大地坏！”李光头怒气冲天，又是一阵强劲的掌力攻将过来；诸葛雨馨多招得手，无奈找不到对方金刚铁布罩的气门，宝剑犹如隔靴捎痒，很难构成威胁。

诸葛雨馨娇喘吁吁，知道惟有用“五行迷踪步”方可勉强和李光头周旋一番，这惟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她可不能轻易让其掉落，诸葛雨馨在李光头身前背后窜来窜去，李光头在百十招之内却也奈何她不得。

诸葛雨馨快速闪左抢右之际，稍有空隙，挺剑刺往李光头身上诸穴，李光头连连攻击之际，“肺俞”、“风门”等穴又处处受制，嗷嗷怒吼，斗了三五十招，始终碰不到诸葛雨馨半丝衣角，索性停下阵来，等诸葛雨馨再次纵到背后，再迅速出其不意地打她个措手不及。

诸葛雨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李光头慢了下来，连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招“顺水推舟”，端如磐石，稳稳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光头见诸葛雨馨“以静制静”，怒气更盛，像发疯的野兽开始猛攻。诸葛雨馨一提真气，步法相应加快，在地上窜来窜去，只见李光头掌力绵密，处处皆是凌厉劲气，但细看之下，发现李光头背部“命门穴”真气空虚，原来这是金刚铁布罩的气门。

诸葛雨馨欣喜过望，七星凤剑挺直，迅疾飘近李光头，七星凤剑直指，向李光头命门穴戳去。李光头这一招原本要攻向诸葛雨馨，孰料她一闪而欺身近前，接着“命门穴”已经格外刺痛，却是诸葛雨馨凝聚全力，七星凤剑往上猛戳。

李光头转身回掌，便要拗断诸葛雨馨手中长剑，“命门穴”一麻，七星凤剑已然触及肌肤，李光头叫苦不迭；诸葛雨馨却突然觉得全身各处痛潮如涛涌来，一阵阵剧痛直透入骨髓，浑身直打哆嗦，抖动了几下，连手中的七星凤剑也颤抖不已，竟有些拿捏不稳，原来诸葛雨馨早中了李光头的“五毒掌”。

诸葛雨馨手上运劲，想一剑下去，李光头纵使不死，也被刺得半伤，至于这样一来自己是否还有命在，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谁知右

手越渐颤抖，越抖七星凤剑晃动越是厉害，竟是使不出半点力气。

李光头心下大惊，一声大吼，迅速关闭气门，真气震荡，七星凤剑被弹出。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李光头突然间袖口胀鼓，浑身布满真气，大喊一声，诸葛雨馨只感一股内力滔滔不绝地从七星凤剑上直涌过来，急忙运起内力与之相抗，但真气还未送出，与李光头的内力一遇，立时被压了回来，浑身一震，摔飞出三丈开外，热血疾涌而上，狂喷了五六口，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嗨！”公孙啸龙一声狮吼，丹田提气，用尽全力，浑身是血从地上飞起，镇龙剑直取李光头背上气门。

“呀！”一只雪雕从空中飞过，公孙啸龙稍一分神，只听“喀嚓”一声，锁骨被掌风震断。公孙啸龙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李光头举起“毒掌”向公孙啸龙劈来。

突然，公孙夫人从血泊中爬起，闪电一样从阁楼上飞下，宝剑直点李光头的“命门穴”，李光头连忙丢下公孙啸龙，一掌向公孙夫人击去，公孙夫人像燕子一样轻轻飞起，“平沙落燕”好轻功，李光头暗暗称奇。公孙夫人早已救起公孙啸龙向东疾驰。

李光头岂肯罢休，一个饿虎下山，“毒掌”直扑公孙啸龙，“啊”公孙啸龙惨叫一声，公孙夫人也被掌风震到，李光头堵住了公孙啸龙的退路，举起卧虎掌。这时公孙夫人一个翻身轮剑直取李光头“天突穴”，李光头掌风疾转，公孙夫人娇吒一声飞上屋顶。

“师兄，杀鸡焉用宰牛刀看我的！”“八嘎！”野田鬼涵一声兽吼，

背一耸，寒冰追魂剑早已到了手上，随着寒冰追魂剑挥动，道道白光毫无征兆的从不同方向向着公孙夫人轰去。

公孙夫人一个凌波微步，躲开那一道道白光的攻击。野田鬼涵一招“横扫千军”，寒冰追魂剑无数道白光狂飙突进，地面出现一个个巨大的坑洞，地上留下公孙夫人数道残影。

“哟西，死了死了的！”野田鬼涵阴阴一笑，一招“春雨潇潇”，寒冰追魂剑滚向对手。

“噬心连环飞剑！”公孙夫人大惊。

寒冰追魂剑散着炽烈的白芒，锋利的刀片不停转动着，化作一道流光向公孙夫人冲去。公孙啸龙看着扑向夫人的连环飞剑，觉得那就像是一座大山将要压在自己的身上。

就在寒冰追魂剑即将刺到公孙夫人的时候，野田鬼涵突然变招，手一扬一条红色蜈蚣摇头摆尾冲向对方，这个怪物迎风就长，转眼变成了一尺多长。

红色蜈蚣昂着头冲向公孙夫人，两只犹如红色灯笼一般的眼睛发出嘶嘶的怪响，血色信子不断的吞吐着，银白色鳞甲闪着璀璨的光芒，在鳞甲的上面不断散着冰冷的寒气，使得在它周围的花草全部都在瞬间冻结。

“噫！”公孙夫人一声凤唳，一招“斩草除根”，宝剑带着无匹剑气轰向红色蜈蚣。

“铛！”红色蜈蚣被钉入地下一尺多深，地上赫然出现一个坑洞。

突然，大地一阵颤动，坑洞不断崩塌着，然后就听见一阵阵的嗡

嗡声从地下传了出来，红色蜈蚣呼扇着翅膀从地下钻了出来，不过这次红色蜈蚣再次出现居然又变大了很多倍，居然有两尺多长！

看着红色蜈蚣变得如此巨大，公孙夫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无边的压力向四周蔓延开来。红色蜈蚣突然张开嘴，射出一个光球，刷的一下早已射中公孙夫人。

公孙夫人铠甲虽然防御力极其强悍，但是此时却是不堪一击，铠甲像一层窗户纸那样的脆弱，很轻易的就被光球给撕开了，公孙夫人腰部瞬间血肉模糊，一股浓浓的烤焦气味弥漫开来，鲜血潺潺流出。

“啊！”一股挖心的疼痛油然而生，剧毒迅速肢解着身体，公孙夫人知道自己时间所剩不多，这个少林俗家弟子、一代巾帼连忙丹田提气，护住心脉，连点大赫穴、中渚穴暂时缓住毒素扩散。

“孽畜！”公孙夫人一声凤唳，一招“秋风落叶”，再一招“天旋地裂”，将全身绝学尽数使出，宝剑激起一阵旋风，紫色剑气迅速罩住红色蜈蚣，仍凭这个畜生怎么跃动，终究无法逃脱，“轰！”随着一声炸响，红色蜈蚣身首异处，空中下起一场红雨。

“宝蜈君！”看到心爱的宝物被杀，野田鬼涵气得七窍生烟，想不到自己训练有素的“飞天蜈蚣”，在东瀛独步天下，居然毁在一个支那女流之首，巨大的颠覆感促使这个倭寇急火攻心，“啊！”一口鲜血喷出老远。

“八嘎，死了死了的！”野田鬼涵一挥手中的寒冰追魂剑，在他的周围突然出现了十几面由剑光组成的盾牌，将他整个身子包围了起

来。

当野田鬼涵刚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公孙夫人的宝剑刚好出现并砸到了野田鬼涵胸前的一面剑光盾上面，只听喀察一声犹如玻璃破碎的声音一样，那面剑光盾破碎了，剑气穿过剑光盾直接砸到了野田鬼涵的胸口上，野田鬼涵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向地面落去。

公孙夫人也不恋战，拽起公孙啸龙向后院撤退。

野田鬼涵身体空中一个逆转，竟然稳稳地站到地上，一剑挥出，一条五米长散着炽烈火焰的火龙从寒冰追魂剑冲出，向着公孙夫人飞去。接着又是一剑，一条五米长散着彻骨冰寒的冰龙从寒冰追魂剑射出，同样也是向公孙夫人飞去了。没有做任何停留，野田鬼涵再次运起自己体内的真气，寒冰追魂剑再次射出一条五米长散着血腥煞气的血龙，向着公孙夫人冲去。

三条栩栩如生的虬龙剑气向着公孙夫人飞去，空中顿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凭空生出一道道龙卷风，剑气席卷着地面一切向前冲去。野田鬼涵这三剑根本一点停顿也没有，在全力运转体内真气的情况下，拼命打出。公孙夫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机会，就已经被三条剑气虬龙给吞噬了。

“轰！”“轰！”“轰！”三声巨响过后，刚才公孙夫人所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然而在烟尘散尽的时候却没有公孙夫人的身影，地上躺着公孙夫人半截宝剑，公孙夫人似乎是被野田鬼涵的这三剑给打飞了。

再看公孙夫人全身浴血，拽着公孙啸龙站在房顶，心脏猛然跳

动了几下，随即一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从全身涌出，道道紫色的光弧源源不断向着公孙夫人右臂涌去，被附着在公孙夫人手臂处的那把断剑所吸收了。

接着，公孙夫人右手臂散发七彩光芒，公孙夫人举起断剑，一道长达百米的赤红色剑芒，夹杂着咧咧风声向着野田鬼涵砍了过去，“轰！”地上留下一滩鲜血，野田鬼涵丢下一枚烟雾弹驾土遁逃走。

公孙夫人身上有着两个巨大的血洞，鲜血不停的流着，全身瑟瑟发抖，双眼越来越模糊，红色蜈蚣剧毒显然发作了。

“野田君！”李光头双掌连击，“啊！”公孙夫人从屋顶跌落下来，七窍流血，永远长眠在家园。

“哈哈……”李光头发出一阵得意的狞笑，震得屋顶上的瓦片纷纷落地。

“公孙啸龙，十天期限已经到，本座没有拿不到的东西，今天不交出所有船只，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五毒兄，有这等好事也不通知一声。”话音未落，一条人影飘落下来。“原来是沙刺君，你们硫磺岛四剑形影不离，今天怎么只有阁下？”李光头顿了一下，“你也想凑热闹？”

“五毒君，我可是来帮你的，你难道不领情。”沙刺歹刺阴阳怪气地说。

忽然一阵天籁之声从庄外飘进，三倭顿觉秋风瑟瑟，“天籁降虎谱”，毒手屠夫李光头大惊失色。

第3回 悠悠浪子挫屠夫 西门长风中剧毒

庄外飘进两条黑影，老者鹤发童颜，项插拂尘，双掌合十，少年稚气未脱，手捧玉笛。“无量天尊，善哉，善哉。久闻倭寇作恶多端，毒手屠夫心狠手辣，今日一见果不虚言。孽障还不住手。”

“猪猡，悠悠浪子，死了死了的！”毒手屠夫一招“遮天蔽日”，阴阳戟挥动得如一张大网向武镇南当头罩落，二人打得难解难分。

沙刺歹刺向少年扑去，少年身形一闪，人消失了，等沙刺歹刺反应过来，少年已是几丈之外；沙刺歹刺心中大骇，一招“秋风萧瑟”，狮剑向少年劈去，原地留下的只是一道残影，少年白鹤冲天，一下升上天空。

“蹭！”莫邪剑出鞘，少年一招“气贯长虹”，剑气若星辰坠落，刺得人眼花缭乱。“啊！”沙刺歹刺肩膀中剑，鲜血瞬间染红衣襟。

“嗨！”沙刺歹刺一声兽吼，一招“暗度陈仓”，狮剑寒气缭绕，血光冲天；少年莫邪剑一挥，一道如月华一般的剑气朝前斩去。

“轰！”剑气相撞，威力四散，沙刺歹刺被震飞，一口鲜血飚射而出；少年也闪电般地弹回原地。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阴煞手稽天新四郎见状，立刻大叫一声，武士刀朝少年劈去；与此同时，沙刺歹刺腾空而起，一招“力劈华山”，狮剑向少年头部劈下。

少年飘如柳絮，身躯在空中轻轻一滑，避开二倭寇势大力沉的一击，莫邪剑全速挥出，“叮叮当当！”不绝于耳，一时之间，两方斗得

旗鼓相当。上百个回合之后，少年慢慢适应了两人夹击，已经逐渐占了上风。

沙刺歹刺心里着急起来，这几日他虽然连杀几个村庄的人，看似嚣张跋扈，但是他却是异常小心，每次杀完之后就马上离开，怕的就是支那人的追杀。沙刺歹刺一个失神，少年剑芒就斩到面前，看到那如匹练的剑芒，沙刺歹刺避无可避，只能抬手相挡。

“啊！”沙刺歹刺一声惨叫，一根手指被斩飞，鲜血如喷泉一般飞溅而起，此时，他终于感受到了那些无辜村民所承受的痛苦。“嗨！”沙刺歹刺像疯牛一样冲向少年，“铛！”两剑再次碰到一起，巨大的剑气激起漫天灰尘，四周灰蒙蒙一片。

“呼！”一阵刀风袭来，少年感受到后面的攻击，直冲而起；阴煞手一下冲到少年脚下，少年气沉丹田，一招“千斤坠顶”，身体全速下落，正好踩在倭寇腰部。

阴煞手虽然皮粗肉燥，但是少年用的是内劲，真气直接攻在阴煞手腰椎之上，“咔嚓！”阴煞手一声惨叫，顿时精神萎靡，再也爬不起来。阴煞手用尽吃奶力气，武士刀向少年双脚砍去，少年一个大鹏展翅，瞬间飞离。“轰！”阴煞手连忙丢下一枚烟雾弹，驾土遁逃走。

电光火石之间，沙刺歹刺还没从断指之痛中回过神来，就听到阴煞手的惨叫声，才抬头望去，就看到了再次追杀过来的少年，心里再也没有继续战下去的勇气，转身就逃；但是，少年的速度更快，两人间的距离在刹那间就被拉近了，这时，沙刺歹刺急中生智，转身朝着少年位置杀去。

少年丹田提气，身子往傍边一闪，一招“排云推日”，一道剑气冲向对方；沙刺歹刺狗急跳墙，狮剑毫不犹豫地照着少年劈下。

“砰！”火花飞溅，沙刺歹刺一下被震飞。“轰！”随着烟雾弹爆炸，沙刺歹刺驾土遁逃走。

毒手屠夫眼看形势径转直下，“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一声猪吼，阴阳戟撕空裂气，似乎要将武镇南一块块撕裂，裂作千万片碎片。武镇南“嗯”了一声，突然间身体四周一股紫气冒出，萦绕全身，愈积愈浓，明艳至极；毒手屠夫发现武镇南突然间真气大盛，心中大惊，急忙立定身形，阴阳戟与武镇南的拂尘一触，“铛铛铛！”李光头一下被震退好几步，虎口开裂，鲜血淋漓。

毒手屠夫大惊失色，惊魂甫定，怔道：“卧虎心经！”连忙丹田提气，一招“横扫八荒”，阴阳戟蓄足劲力，向武镇南疾攻而至，但见阴阳戟影子翻飞，周围空气随着剧烈搅动，旁边温度一下上升好几度。

“嗖，嗖嗖嗖！”武镇南看到阴阳戟来势凶猛，拂尘一收，迅速点出四指，出指如风，指指轮弹，作波罗花开之状，倏然点出，倏然收回。毒手屠夫加了两成功力，阴阳戟更劲更猛，戟面寒光闪闪，淡淡绿气翻卷，咄咄逼人，仿佛要穿透武镇南而过。

武镇南见倭寇不守反攻，阴阳戟剧毒蒸腾，若是自己不收指，纵使一招得胜，自己也必伤无疑，如此两败俱伤的打法，实是险象环生，凶险无比，稍有不慎，局势便会立即反转，当下点出两指，指风呼啸，挡住毒手屠夫来势，身子顺势向后跨出一步。

毒手屠夫不依不饶，一招“轻舟猛浪”，阴阳戟狂飙突进，接着

一招“寒蚕吐丝”，阴阳戟挥得滴水不漏，毒气阵阵袭体，直透脑髓。

武镇南十指齐出，一招“隔山打牛”，十道气浪缓缓冲出，再慢慢合拢，融合而成一道大气流，如大江东流，冲入毒手屠夫阴阳戟网中，这是以聚攻散的打法，十道真气一聚，劲力更盛。

毒气向后倒卷，毒手屠夫右手一扯，阴阳戟发出金铁交集的雷鸣声，寒风又起，一招“偷天换日”，又已攻到。“铛！”两部能量流相互冲撞，“轰！”毒气旋涡一下炸开，“啊啊啊啊！”随着一阵惨叫声，旁边的倭寇和壮丁一下倒下十几个。

再看李光头，气喘吁吁，脸上好像抹了一层厚厚的锅烟子，一只阴阳戟被震断。武镇南道袍上出现许多小洞，眉毛一小块被烧掉。

其时毒手屠夫与武镇南已拆过三招，武镇南两招得胜，两人功力，自此可判。但毒手屠夫自恃武功了得，平时纵横江湖，杀人放火，什么事没有干过？对于像武镇南这样功力高出一筹的见也见得多了，往往取巧而胜，自也肆意妄为。

“八嘎！”毒手屠夫大吼一声，见阴阳戟久攻不下，反而受制于人。当下双腿一蹬地面，阴阳戟飞回鞘中，一招“猛龙过江”，运起臭名昭著的“噬心百毒掌”，招招狠辣凌厉，置人死地。

武镇南变指为掌，一招“千手观音”，但见掌影劲风交织重叠，有如成百上千张紫荷交相错杂，四处翻飞，激起阵阵旋风，将毒手屠夫里三层外三层地罩住，掌力均匀有致，像金刚铁箍将李光头紧紧困住。

毒手屠夫掌上运劲，一招“百毒攻心”，掌风中黑气缭绕；武镇

南双手微拢，手掌左上右下，接着一翻，变成右上左下，如此数番，双掌间便凝集一股浑厚的真气，接着双掌一扬，一招“囫囵吞枣”，那股真气竟是如撒下一个布袋，又或是一个泡泡糖胀开一般，竟将毒手屠夫铺天盖地的掌风毒气笼在其中。

毒手屠夫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他所使的“噬心百毒掌”本来就暗含剧毒，尤其这一招“百毒攻心”更是掌上和掌风中均含有毒，谁知掌风毒气却被武镇南一骨脑儿罩住，再也奈何他不得。

武镇南将毒手屠夫的掌风毒气全部笼罩，掌下更不稍缓，真气纳出，一股榴莲开裂的毒气自武镇南的掌风中飘出，原来，武镇南以“千手观音”笼住毒手屠夫的毒气之后，又以“卧虎心经”神功将毒气燃耗殆尽，然而这种毒气被”卧虎心经”神功焚烧之后竟会转变成一股毒气，这是李光头做梦也想不到的。

毒手屠夫心头怒起，掌法加快，不再是先前的单掌独发，而是一拍便是五六掌，有时甚至十二三掌齐发，空气仿佛就要被他的掌力撕毁，连珠爆响。

武镇南双掌连拍，化去了接连的八掌；毒手屠夫虚左攻右，又是两掌拍来，掌法快如电闪，一拍而至武镇南身前；武镇南仰身退后一步，回身一施，双袖连动。

“砰！”的一声，武镇南双掌已抵住毒手屠夫的掌心，真气一吐，内力源源送出。武镇南双目紧闭，真气迅速纳出，毒质源源吸入，毒手屠夫内力比武镇南差了那么一大截，想要挣脱手也是妄想，左右挣扎不得，惊慌连连之际，功力已被武镇南消散大半！

约摸一炷香功夫，武镇南脸上出现青紫色，竟是中毒已深，真气越来越微弱，紧贴住毒手屠夫手心的双掌也渐渐松开；毒手屠夫早已面无血色，见武镇南功力一缓，急运起内力挣脱手掌，见武镇南脸上青紫色越来越盛，越来越浓，心中喜道：武镇南企图废尽我的功力，这时已中了我的噬心百毒掌，瞧这情，毒素已扩至五脏六腑，无力抵抗。

毒手屠夫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吼一声，双掌出击；武镇南丹田提气，一股纯阳真气推着刚才吸入的毒气一股脑儿喷薄而出，毒手屠夫心口一阵跳动，自己修炼几十年的毒气现在反噬本体，偷鸡不成蚀把米，李光头毒气瞬间流遍全身，一股挖肉般的疼痛油然而生，脸色青紫，犹如酱血的猪肝，一只眼睛瞬间被烧烂，眼前一片漆黑。

“啊！”毒手屠夫一声惨叫，身体被震飞一丈多远，在空中连连吐血，这个倭寇做梦也没有想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毒气竟然反噬主。

毒手屠夫一个鲤鱼打挺，鲜血淋漓地从地上站起来，“八嘎！”一声兽吼，双掌旋转，头上黑气蒸腾，孤注一掷，意欲最后一搏。

少年吹起玉笛，毒手屠夫但觉寒风彻骨，身体急速飞转，身体三尺开外形成了一个柱形的光圈，突然身体连着光圈凌空直接向少年顶上压来，眼看那少年即将被罩住。

“金刚乾坤圈！”话音未落，武镇南快速舞动拂尘，一招“无极如来指”，拂尘变成一条细细的钢钻直刺光圈，“砰！”金刚乾坤圈炸开了，巨大的爆炸声掀翻了对面的屋顶。

毒手屠夫左掌压胸，一口鲜血喷到墙壁上，厚实的砖墙赫然被打了一个大洞。“轰！”毒手屠夫不敢恋战，丢下一枚烟雾弹，驾天遁想金蝉脱壳。

“着！”武镇南手一指，拂尘化着利箭向烟雾射去，“啊！”李光头被射中后背，一下从空中跌落下来。

“倭寇，哪里逃！”少年大喝一声，呼地劈出一剑。眼看少年剑就要砍落，毒手屠夫再无力闪躲，更无法抵抗，剑刃就要横颈而过，突然间身形一闪，一个人抢进了院子里，将毒手屠夫扶起，又快如鬼魅，带着毒手屠夫飞身离开。

少年斜劈出一剑，封住两人去路。那人身形一摇，已带毒手屠夫飘身脱离，反手一掌，掌风排山倒海向少年攻来，少年一心只想杀了毒手屠夫，身子向旁一侧，避开其掌势，斜身从旁边抢了上去，那人嘿嘿冷笑，又是一掌拍来，更为刚猛。

少年只感身前长达一丈之宽处，竟是全被那人掌力封住，若要故技重施，斜身抢上前去已是万万不能，正焦急间，掌劲已席卷而至，迫得他“托托托”向后退出四步，掌力才慢慢消逝，心下暗暗惊异。

那人携了毒手屠夫，竟像是轻无一物一般，一个纵跃，已然飞上屋顶。

少年脚踩旋风疾追。“穷寇莫追！”“啊！”武镇南话音未落，少年已从空中跌落下来。“长风！”武镇南飞出拂尘托住了西门长风。

“阿弥陀佛，老衲来迟来了。”话音未落从庄外飞进一人，来人袈裟缠身，眼看头朝下着地，突然他身子一挺，稳稳地站到了公孙啸

龙身边。

空智老僧扶起公孙啸龙，盘腿坐在其后，双掌按在公孙啸龙的背上，头上浮起了三尺高的光润，公孙啸龙头上升起了一团白气，头发胡须都蒙上了一层冰凌。半个时辰后公孙啸龙醒过来。”多谢大师救命。”“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言谢。”

随后空智老僧又用真气救了公孙云凤、万树生、诸葛雨馨。

再看西门长风牙关咬得咯咯直响，全身打哆嗦。武镇南连忙点了他的”列缺穴”“神厥穴”护住他的心脉，西门长风脸上出现了一个针眼大小的红点，“东瀛鹤顶红”，武镇南脱口而出。

“鬼见愁！”空智老僧也大惊失色，“老衲听说，鹤顶红乃毒梟鬼见愁萧显的独门暗器，系天下至寒至阴之毒，中毒者 30 日之内毒发，全身冻僵，形同一具冰尸，天下无药可解，除非……”

“大师，除非什么？”武镇南连忙追问。“除非找到火灵圣君，可惜谁也没有见过他老人家，据说他在南海火灵宫；可是茫茫南海何处是火灵宫……”大家面面相觑。

“老衲有一颗紫阳丹，30 日内可暂时压住鹤顶红之毒。”西门长风连忙服了紫阳丹，但觉丹田热气激荡，一会儿全身散出阵阵白气，五尺之内的地上都结了厚厚的冰凌。“多谢大师！”“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定数，小施主不必在意。”

“呀……”一只雪雕落到武镇南肩上，武镇南连忙解下雪雕脚上的信，“月圆普陀山。”“公孙庄主烦你照顾小徒西门长风，老夫要赶往普陀山。”“大师请放心。”公孙云凤满眼含情地说。“大师多谢了，

公孙啸龙一定不让大师失望。”

第4回 蓬莱少侠翻云雨 千面银狐采阴阳

三天后，西门长风体力基本恢复，天刚蒙蒙亮就与公孙父女依依惜别，“长风哥，一路走好！”公孙云凤含情脉脉道。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公孙庄主，公孙小姐，你们请回吧！”西门长风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西门长风马不停蹄地赶路，转眼十五天过去了，西门长风来到一座山下，但见巨峰下临深潭，幽谷傍依天柱，高峰俊骨，鼎足而立，撑起青天，两峰之间各有一条铁索凌空飞架，好一座巍峨的山。

“诤……”阵阵琴声在山谷间回荡。“红楼东，画堂西，晚香一梦。独屏烟，泪几重，举杯愁更浓。风情宫，宫花红，闷坐赤焰峰……”歌声不绝如缕，如泣如诉，凄婉缠绵。“好美的歌喉！”西门长风不觉驻足听呆了。

六月天，更是骄阳似火，西门长风早就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听到这琴声、这奇妙的歌声，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西门长风信手从路边摘了一个野果子，刚咬了一口，爽得像喝了雪水，全身的毛孔无一处不畅快，西门长风一口气吃完了野果子。

琴声越来越大，一股强大的气浪扑面而来，西门长风头像要炸开似的疼痛，眼冒金星，“不好，高山流水罗煞琴剑！”话音未落，西门

长风丹田提气，凌空一线，像一道闪电越过树梢。锐利的琴剑组成一张无形的网，紧紧缠住了西门长风，琴声越来越急，网越收越紧，西门长风一声惨叫，晕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阵女人的香气扑鼻而来，西门长风艰难地睁开双眼，发觉自己正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床前围着几个貌美女子：一个削肩细腰，亭亭玉立，温柔白皙，观之可亲；一个腮凝薛荔，鼻腻鹅黄，娇花照月，弱柳拂风；一个荷出绿波，日映朝霞……众女子钗环裙纱，彩袂飘飘。

西门长风简直看呆了，以为是做梦，用力掐了一下脸，“好痛！”众女子被西门长风这一举动逗笑了。“谁在放肆。”众女子吓得敛声屏气。一女子横空而下，但见头戴金丝八宝攒珠髻，项绕落日熔金璎珞圈，身穿百蝶翡翠金缕衣，面赛嫦娥三分韵，媚视牡丹九重娇。

“宫主！”众女子齐声颂道，那女子也不答话，径直飘到西门长风床前，满面桃花，“郎君，你醒了。”声音柔得西门长风全身发酥。“郎君不要怕，这里是赤焰峰风情宫；你已经昏迷三天了。”

“是你救了我。”西门长风感激地望着她。“正是本宫。”宫主趁势坐到了西门长风的床上。西门长风想避让，身子全不听使唤，脸羞像粉红的桃花瓣。

“宫主，飞燕喜春散。”一个宫女用玉盘端来了一个奇特的茶壶，宫主揭开壶盖，一股奇妙的茶香袅袅升起，一下整个房间弥漫着香气。

“郎君，服下飞燕喜春散，元气很快会恢复。”西门长风在蓬莱山上听师傅说过飞燕喜春散乃稀世珍品，连忙接过茶壶，“咕咚，咕

咚。”一口气进了肚子。但觉全身舒畅极了，身体各处都在充血，“花枪”也高高挑起了“子弹袋”，脸涨得像紫色的猪肝，心底燃烧着一团浓浓“渔火”。

“退下！”一转眼宫女都消失了。“郎君，你是逃过本宫高山流水琴剑的第一个男人。本宫有一个规矩，谁最先逃过本宫琴剑，谁就是本宫的郎君。”西门长风如梦初醒，边嚷着边从床上跳下来，“我不能干。”

“郎君，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宫主红酥手软软地抓着西门长风，正是风情千种，媚态万般，西门长风忍不住回过头来，宫主身子一震，抖落了全身的衣服，两座玉峰就像直插云霄的雪峰，挺拔高耸，像晨曦初驾，在灯光的辉映下闪着粉红色的光晕；那双眼睛，如秋水，赛寒星，微波荡漾，熠熠生辉，文采精华，见之忘俗。西门长风不自觉地用手去攀登那玉峰，就像铁柄遇到了磁铁再也不会离开。

“不行！”西门长风像触电似的缩回了手。“郎君，来呀！我要……”宫主两手转过西门长风的身子，用嘴轻轻一吹，西门长风衣服飞了下来。宫主趁势躺在那里，慢慢开启了山门。西门长风不禁心波荡漾，情不自禁地吻向宫主的红唇，一下吻到了宫主的脖子上。

宫主剧烈地扭动起水蛇腰肢，玉唇一张一翕。西门长风丹田提气，再次吻向宫主的玉唇，舌根全部插进了玉唇，“花舌”在玉唇内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玉罗岭攀登赤艳峰，初看玉罗岭，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上峰顶，才见筷子崖更在玉罗岭上，及至翻到筷子崖，看那赤艳峰更在其上，

逾翻逾险，逾险逾奇。

西门长风将“花舌”在宫主的玉唇内转到颠峰后，陡然一落，宫主娇喘吁吁，香汗淋漓。好个西门长风，举起“长枪”，直捣宫主“黑龙潭”，顷刻之间，穿梭数遍，花水“吧嗒，吧嗒”地响起来；西门长风逾战逾勇，极力驰骋其千回不折的精神，一曲轻舞飞扬，一串子弹上天，化着千万朵晶莹的雪花，纵横散乱。

风情宫内犹如花坞春晓，百鸟乱鸣。西门长风激战半晌，瘫软一旁，“金门穴”“通观穴”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断肠穴”“廉泉穴”像喝了雪莲琼浆，无一块不畅快。

正是“誓杀倭寇不顾身，蓬莱少侠落风尘。残红飘絮杏花雨，血色罗裙桃色镜。塞上雪雁空自许，玉笛长鸣悠沉沉。出师未捷身陷厄，赤艳风情血泪行。少年泪，苍天悔，此番今朝活受罪，活受罪。”

“郎君好功夫。”宫主一把推开西门长风，翻身飘落到地，轻轻一招，衣服全都服帖地穿上了。宫主纤指一弹，隔空点了西门长风“金门穴”，西门长风眨眼成了木偶，在床上再也不能动弹。

“哈哈……”“猪猡，本宫岂能给你沾便宜。”随着一声狞笑，宫主神色俱变，出现了一个有丑又恶的干瘪老太婆。

西门长风惊得魂飞魄散，老太婆飘到一扇“龙凤呈祥”壁画前，玉手轻轻一点龙凤眼睛，“吱吱”一声响，床下出现了一个大洞，合欢床瞬间翻转过来，西门长风还没反应过来，早已经滚进了山洞，身子撞在岩壁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西门长风越滚越快，皮开肉绽，突然头撞到一个硬物上，一下昏了过去。

可怜“强悍火雨碧海天，温柔烈火洞内魂。”

原来那个老太婆乃“千面银狐玉罗煞”，当年古叶枫林因为耽恋风情宫主的美貌，遗弃了结发妻子千面银狐玉罗煞。玉罗煞乔装成宫娥，在酒中下毒，害死了风情宫主和古叶枫林，自己冒充“风情宫主”，并发誓要报复天下所有的男人。

她专找年轻貌美的男子鸳鸯戏水，采阳补阴，每采阳一次，功力增就一成，18年持之以恒，终于炼就了罗煞琴剑，琴剑似水无痕，江天一碧，若银狼飞舞，似易水寒冰，从未遇过敌手。玉罗煞的床叫“情劫棺”，床上机关重重，床下是一个天然溶洞，洞口就是那床板，情劫棺开关就是那扇壁画龙凤呈祥的眼睛，18年来也不知有多少冤魂屈死洞中。

第5回 吸血蝙蝠清剧毒 古叶枫林获新生

西门长风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间，冥冥之中，似乎听到了许多老鼠的叫声，忽然觉得有几根钢针直插背部，他大叫一声苏醒过来，连忙抓那钢针，直觉得毛茸茸的，再向上摸去，却摸到了一根骷髅，西门长风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缩回手。过了好长时间，西门长风终于鼓起勇气，再摸了一遍，他慢慢意识到这是人的手，“无相劫指”，他吓得大叫起来。

“有力就叫吧，反正没人听见。”声音是从旁边硬物上发出的。

“鬼……”

“倭寇，你也有今日！”骷髅哈哈大笑，笑声震得山洞石壁石头纷纷坠落。西门长风倒吸了一口凉气，向后猛退几步，后脑勺一下撞到溶洞石壁上，钟乳石纷纷坠落，溶洞内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

“沙，沙沙，沙沙沙！”一阵急促的声音从溶洞深处向西门长风袭来，西门长风大惊失色，连忙顺风而倒，一只硕大的黑蝙蝠向西门长风面门袭来，西门长风吓得魂飞魄散，一掌向吸血蝙蝠击去，吸血蝙蝠翅膀一振躲开了，一块巨大的钟乳石被掌风震落，西门长风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吸血蝙蝠一个鹞鹰翻身飞到西门长风后面，西门长风脚踏旋风疾速升到洞顶，丹田运气，双掌合十，紫气四溢，一道红光向吸血蝙蝠射去。

“呀！”吸血蝙蝠振动了几下翅膀，几根小拇指粗的羽毛被震落下来，西门长风掌风霹雳，洞内雷声滚滚，吸血蝙蝠不敢恋战正待逃走。

西门长风突觉掌心冒冷汗，全身刺骨地寒冷，牙关咬得咯咯直响，“我命绝矣！”鹤顶红毒性发作了。稍一分神，吸血蝙蝠一下叮住了颈动脉，巨大的毒液一下麻醉了西门长风，西门长风眼睛开始模糊起来，猛地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吸血蝙蝠贪婪地吸着血液，半晌时分，“呀……”吸血蝙蝠从西门长风身上滚落下来，迅速振动翅膀跌跌撞撞地向溶洞深处飞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西门长风命不该绝，鹤顶红与吸血蝙蝠毒液相生相克。西门长风慢慢地苏醒过来，全身无力，求生的本能驱使他扶着洞壁艰难地

向洞口爬去。

“嗖！”一条软索缠住了双腿。“倭寇，哪里跑！”声如洪钟。白骷髅把西门长风拉到面前，举起无相劫指插向西门长风脑门，西门长风连忙用手挡。

突然电闪雷鸣，雷声大作，巨大的电光闪入溶洞。西门长风但见白骷髅整个下身被巨大的岩石夹住，丝毫不能动弹，仅剩一只手高高地悬在空中，手上拿着一根长长的软绳，五根阴森森的手指像钢针一样闪着寒光，嘴张得很大，脸上充满了恐怖的神情。

白骷髅点了西门长风的阴都穴，一下把西门长风丢到一边。“畜生，抓老鼠去。”西门长风被点了阴都穴，形同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行动极其不便，但自知不敌，不得已踉踉跄跄地向溶洞深处跛行，突然脚下一滑，跌入一个一丈多深的溶洞，一只像猫一样的大老鼠睁着蓝幽幽的眼睛瞪着西门长风，西门长风惊魂甫定又吃一惊。

西门长风正要爬起来，大老鼠像箭一样射向西门长风，西门长风用尽全身力气掐住大老鼠脖子，“吱吱……”大老鼠不再动弹。西门长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思量着如何找到出口。

突然，“嗖！”西门长风和大老鼠一道被软索拖出深洞。白骷髅无相劫指一下插入老鼠背，老鼠皮全部被掀了下来，白骷髅张开血盆大口一下将老鼠吞了下去，接着发出豺狼的咆哮声，震得钟乳石纷纷坠落。

西门长风被声浪震到一边，沮丧万分，“我功力已逝，再也无法出去，不如一死了之。”抓起身边刚刚震落的钟乳石猛吞下去，但觉

万箭穿心，疼痛无以复加。西门长风一下滚落地上，口吐白沫，慢慢脸面朝上昏死过去。

五更时分，溶洞内钟乳液从上滴落下来，一滴一滴滴到西门长风身上、脸上和嘴里，西门长风慢慢苏醒过来，但觉阴都穴已经被钟乳液解开，体内鹤顶红剧毒被钟乳石暂时压住了，胃部不疼了，全身涌动大海一样的波涛，西门长风心里暗喜，抓起一块钟乳石用手轻轻一捏，钟乳石竟成了粉末，连忙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

“嗖！”软索疾速向西门长风飞来，西门长风凌空一跃，躲过软索凌厉的攻势。“嗖！嗖嗖！嗖嗖嗖！”软索不断袭来。西门长风脚踩软索向白骷髅太阳穴袭来，白骷髅连忙转头，无相劫指抓向西门长风脚；西门长风虚晃一招落荒而逃，白骷髅不知是计，软索连袭西门长风，西门长风脚踏风势扶摇直上，趁势双脚大挪移，软索一下缠到白骷髅的手上，西门长风顺势用力，借力打力，无相劫指被牢牢地捆死。

西门长风双掌合十，正待发力，却见白骷髅口吐白沫，气若游丝，昏昏睡着了，掌风一移，卧虎掌击到白骷髅被夹的岩石上，火星四溢，恍如放起了满洞烟花，西门长风掌心向外，左掌在前，右掌继后，飘落到白骷髅面前，前掌在白骷髅面前轻轻一晃，白骷髅头发一下被吹站起来，但见白骷髅脸上毫无血色，恍如死去。

西门长风连点白骷髅俞府穴，白骷髅像枯树一样慢慢长出了一片叶子。“白无常，陈东，你这个倭寇，为何不杀老夫，你把老夫害得好惨。”白骷髅突然声如洪钟厉声斥责。

“陈东？”西门长风听师傅说过，倭寇陈东系卧虎教赛前双鹰之

首，武功怪异，深不可测。“倭寇想不到你也有今日，也被妖妇打下溶洞。真是上天有眼。”“哈哈哈……”白骷髅放声大笑，笑声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充满无限痛楚。

“想不到我古叶枫林纵横江湖几十年，居然栽在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畜生手上。”

“你是什么人？”西门长风厉声质问。“啊！这是一个少年的声音，不是倭寇。不知畜生又害了谁。”白骷髅自言自语。

西门长风连忙解了古叶枫林穴道。“在下悠悠浪子门下西门长风，大师莫非是古庄主？”“令师武大侠，久仰，久仰！”“老夫正是翠云山庄庄主。”“少侠好功夫！”

古叶枫林有气无力地说：“老夫被玉罗刹和倭寇暗算，身中千山鸟飞绝剧毒，双目失明，手脚经脉全断，时常神志不清，全凭无相功捕鼠苟延残喘。先前老夫犯病，误把少侠当做倭寇，多有冒犯，请少侠恕罪。”

“古前辈不必多礼！”西门长风早听说十八年前翠云山庄庄主古叶枫林和妻子玉罗刹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襁褓中的女儿碧云被人救走，至今下落不明。

“古大侠，我来救你！”西门长风掏出玉笛，悠扬地笛声轻轻飘起，笛声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化作无数气箭射向巨石。”“天籁卧虎谱！”古叶枫林脱口而出。

巨石慢慢地晃动，渐渐拉开了一尺多宽的距离，远处传来“吱呀，吱呀！”两声，洞内变得越来越亮，西门长风一掌向古叶枫林脚下击

去，古叶枫林被吸出巨石。突然西门长风眼冒金星一下昏倒在地。一炷香时间，西门长风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古叶枫林端坐一旁。

“少侠醒了。你中了鹤顶红剧毒，刚才老夫用无相劫指“断阴大法”点了你的奇穴，暂时震住了你体内的毒气。”

“多谢前辈！”西门长风连忙还礼。

“少侠莫怪！”

“救命之恩无以言谢，岂有怪罪之理。”

“少侠有所不知，无相劫指断阴大法乃至阴致寒之法。经此法点击，习武者轻则功力锐减，重则手指变形。”西门长风心中一凛，转念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多谢古前辈！”

古叶枫林仰面长叹道：“我命该如此！”

“前辈此话怎么讲？”

“风情大公主当年修建溶洞时，老夫设置了机关，两块巨石拉开就能打开溶洞大门，想不到竟然……”

西门长风一看，两块巨石完好无损地合在一起，洞内只有微弱的亮光。西门长风捧起玉笛，笛声悠扬飞起，再也形不成气箭，自知功力大减，一切都是徒劳，心灰意冷，一言不发。

“少侠莫慌，溶洞还有一个出口。”

“在哪里？”

“普陀山神龟池，离此有百里之遥，少侠敢去吗？”古叶枫林试

探着问。

“大丈夫言出即行，绝处逢生，岂有不敢。”西门长风大声说。

“只是溶洞多有毒物出没，稍不留意，就会中毒身亡。”

“纵使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试一试。”

“少侠好气魄，老夫这就助少侠一臂之力，我这如意索乃蛟龙筋骨练成，柔韧无比，伸缩自如，刀剑水火无法伤其一毫，百兽害虫无不见之回避，老夫这就将如意索抛出，少侠径直踩着如意索前行，必当安然无恙。”

“大师我背你出去！”

“慢！”

“大师你信不过我”

“少侠错了，老夫已是半死之人，岂敢怀疑少侠。只是少侠功力大减，一炷香时间很难穿行百里，一旦时间稍长，石门回音必然惊动玉罗煞，那时我们都走不了。”

“那怎么办？”

“少侠莫急，老夫看少侠聪明伶俐，有意将平生绝学传与少侠，不知少侠意下如何？”

“长风未能禀告师尊岂敢另学绝学，此事万万不可！”

“也罢，老夫只讲无相心法，就没有师徒之缘了，悟到多少，就看少侠的造化了。”

“天目舒，羊角飞翔，云开来，大象舒猿臂……”西门长风紧闭双眼，心游八极神游万仞，突见前面一人挡住去路，“心猿意马石崖

开，佛光普照唤如来，八仙出动，哪吒脚踩风火轮.....”

西门长风忽觉前面豁然开朗，金雀青鸾在前面开路，紫气升腾，自己脚踏祥云，飘飘欲仙；突然云开雨霁，烈焰当空，紧接着寒风彻骨，一条小龙摇头摆尾向自己袭来.....

“啊！”西门长风大吃一惊一下从云层跌落下来，再看地上湿漉漉一片，脚下坐出一个深坑。

“恭喜少侠，无相心法已经练成。”

西门长风长啸一声，双手对洞壁击去，钟乳石纷纷落地化作粉末；突然一块巨大的钟乳石从洞顶坠落，急速向古叶枫林头顶降落。西门长风双掌用力一推，巨石被掌风震起，“轰！”巨石化作无数碎片向溶洞深处飞去。

“多谢前辈指点！”古叶枫林端坐地上纹丝不动。“不好！”西门长风一探鼻息，大惊，古大侠将神功授予我，自己却油尽灯灭。西门长风长跪在地，深深鞠了三个躬。突然古叶枫林头上紫气升腾，人一下从地上飞向洞顶，但见目光炯炯，银丝如雪。

古叶枫林单掌置前，阵阵旋风从胸前飘过，脸上一阵青，一阵紫。西门长风惊得合不拢嘴，耳畔隐隐传来琴声。

“罗煞琴剑！”古叶枫林大声提醒。西门长风连忙护住丹田，双掌压着膻中穴，凝神定气，慢慢地琴声越来越小，最后化作一缕清风向溶洞深处飘去。

再看古叶枫林，脸上由青变紫，由紫变黑，脸上溢出许多黑水，黑水滴落下来，钟乳石马上熔化，地上升起丝丝白气。

“黑水有毒！”西门长风连忙升至半空，双掌按在古叶枫林背上，“滴滴滴……”洞内荡起阵阵白雾。

“多谢少侠！”古叶枫林顿了顿道，“少侠助老夫暂时抑制住了千山鸟飞绝毒。”凡事自有定数，古叶枫林无相心法从不传外人，现在事起危急将神功外传，无相心法与卧虎心经互为姊妹，相得益彰，西门长风功力大增，掌击巨石无意间打通了古叶枫林被封死的膻中穴。

“少侠快走！”“嗖！嗖嗖！嗖嗖嗖！”古叶枫林不断抛出如意索，西门长风脚踏如意索，左掌在前，背着古叶枫林急速前行，一眨眼来到普陀山。再看古叶枫林神情淡然，气若游丝。

“古前辈，古前辈！”西门长风轻轻摇动古叶枫林，只听“唧唧唧唧”的响声。“不好！”古前辈毒又发作了。

突然神龟池一只磨盘大小的千年神龟猛地跃出水面，接着四只铜锣大小的神龟同时跃出水面，“神龟开泰！”西门长风大喜过望。忙将古叶枫林放在千年神龟背上，神龟驮着古叶枫林慢慢朝神龟池暗穴游去，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卷 东海剿倭狼（略）

第三卷 战神铸忠魂

第96回 诛奸夫松浦断腿 惩荡妇野原沦娼

“猪猡，死了死了的！”松浦隆信瞪着冒火的双眼，草雉剑风驰电掣向张珽沙藤郎劈来，张珽沙藤郎身子身子一闪，无影掌铺天盖地向松浦隆信打来，松浦隆信被震退数步，张珽沙藤郎趁机操起霹雳刀，身子一纵，从天井逃走。

松浦隆信岂肯罢休，紧追不舍。张珽沙藤郎轻功运开，宛如一道轻烟，向海边飞去。

“八格牙路！”松浦隆信大喝一声，草雉剑狂猛劈下，滚滚剑气猛扑张珽沙藤郎，张珽沙藤郎回手一刀，“砰！”刀气与剑气撞在一起，立时便是一阵暴响。山雨欲来风满楼，爆炸声连成一片，刀气和剑气像两条电弧金蛇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哗哗啪啪！”连续不断，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二人打得难解难分。

剑气越来越大，张珽沙藤郎上下翻飞，后面紧跟着一条长长的蓝色剑气。剑气骤然扩开，然后突然收紧，这等剧烈运动所引发的巨力顿时压得张珽沙藤郎喘不过气来，张珽沙藤郎只觉胸口一阵跳动，仿佛心脏都要从腔子里跳了出来。

“八嘎！”张珽沙藤郎一声怪叫，一招“隔空断植”，无影掌凌空劈下，一道黑色气旋带着浓浓的青色毒气冲向松浦隆信。

“吡吡！”空气因为剧烈摩擦，发出耀眼的火花。

“啊！”松浦隆信不由得惊呼起来，深知此毒厉害，不敢正面撼动，一招“金蛇脱壳”向旁边飞离。

“轰！”巨大的气旋击落地面，金黄的沙滩溅起几丈高的沙墙，遮天蔽日，海鸥哀鸣，鲨鱼在海面上不断翻滚。

松浦隆信脸色大变，“想不到这个畜生竟然是一个韬光养晦的高手，今日不除，更待何时？”想到这里，松浦隆信连忙催动“富士山诀”，一招“猛龙过河”，草雉剑以泰山压顶之势劈向张珽沙藤郎。

“嗨！”松浦隆信大喝一声，草雉剑轰然击下。海滨沙土久经吹磨，本就松软地不甚结实，松浦隆信这一下全力出手，当真有崩山坏岳之能。就听“卡拉拉”一阵大响，沙地被击出个一人深的大坑，铺天盖地向张珽沙藤郎袭来。

耳听噼里啪啦地一阵响，剑气大风卷起的沙土层层落下，张珽沙藤郎就觉身子被用力摔了出去，高速的旋转登时让大脑中一片空白；草雉剑气势如瀚海，形成一条横绝天际的剑气怒龙，将张珽沙藤郎卷得越来越高。越达高处，压力便越强大，初时仿佛周身都被绳子勒住，到了后来，这绳子收缩成铁箍，箍得张珽沙藤郎浑身生痛，风压逼迫，几乎连口鼻都张不开了。

“八嘎！”张珽沙藤郎一招“开山填海”，霹雳刀带着雷霆万钧之力，拖着一丈多长的火焰光球，形成一头刀气狮子，全速扑向草雉剑气。两股巨大的能量撞击在一起，空间一阵扭曲，空气瞬间被抽光，海滨放起漫天烟花。

“轰！”草雉剑气怒龙头被炸掉，霹雳刀气狮子两爪紧紧抓住怒龙身子，眼看怒龙剑气越来越弱。突然剑气怒龙旁边生出一个龙头，金光鳞鳞的剑气像一枚火箭射向张珽沙藤郎。

张珽沙藤郎霹雳刀一阵狂砍，“啪！”横绝天际的剑气仿佛毒蛇被一霹雳刀刺中了七寸，极力挣扎了几下，突然暴跌而下，那庞大的剑

气立时就如雪狮向火，黯然消解下去，轰然暴响中，疾旋陡然停止，就如万丈高楼坍塌一般，垂直倒了下去。

松浦隆信目眦欲裂，大喝道：“杀！”突地一股强猛凌烈的真气从身上爆发，有如九天雷神震怒一般，轰然爆裂而开，向手中草雉剑贯去，草雉剑顿时发出一声长吟，通体骤然明亮起来，万千芒尾闪烁缭绕，形成一只巨大的火凤凰，嘹亮地啸叫着，冲向张珽沙藤郎。

张珽沙藤郎心头一震，身子突然冲天拔起，那股力量从身下一掠而过。身子一沉，霹雳刀斜挑了上去；松浦隆信身形晃动，已然一指点在了霹雳刀脊上；霹雳刀发出一声“嗡”然长鸣，倏地弯折。张珽沙藤郎脸上闪过一丝苍白，一咬牙，霹雳刀跟着挺出，沙滩上卷起一阵冷森森的狂风。

松浦隆信身随风动，将这阵狂风压成一股宛如实质的风柱，向着张珽沙藤郎冲了过去，那风柱蕴含了松浦隆信几十年的内力，端的厉害非常。张珽沙藤郎就觉周身被刮得一阵生痛，霹雳刀光被这风力压住，顿时一暗，手中霹雳刀猛掷了出去！

松浦隆信冷笑一声，风柱去势不衰，手指扣出，便将那飞纵而来的霹雳刀抓住。哪知那霹雳刀上蕴含的劲力狂猛至极，以松浦隆信的修为，都忍不住全身一振，风柱去势也随之一缓。

“嗨！”张珽沙藤郎一声狮吼，倾尽全力霹雳刀劈下，刀气咝咝，寒意大作，伴着一阵咝咝的细声，一道冰线疾速升起，向松浦隆信攻去。

松浦隆信催动富士山诀最猛一招“樱花烂漫”，草雉剑横斜刺出，

紫气氤氲，一道紫色气罩快速在身前形成。张珽沙藤郎霹雳刀气形成一个高速旋转的钻头，快速钻在紫色气罩上，电光闪闪，强烈的摩擦声酸的人牙齿脱落，烦的人恨不得把耳朵割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人保持姿势不变，仿佛两尊石像一动不动。松浦隆信毕竟身受重伤，突然分神，眼珠转了一下，紫色气罩裂出一个小小的缝隙。

“吡吡！”霹雳刀气像囚笼雄狮欢快地跳动，以佛手惊天之力突破紫色气罩，狠狠地咬在松浦隆信大腿上。

“啊！”松浦隆信一口血箭射出，一条腿被切下，身子晃了晃，差点倒下。

“猪猡，死了死了的！”松浦隆信话音未落，草雉剑全身突然溅起一片血痕，有如细龙般迅速游走全身，一时间草雉剑就仿佛烧坏了的陶瓷，全身布满了细细的裂痕，鲜红的血液从这裂痕中扑扑而出，却并不滴下，全都化成迷蒙的剑气血雾，将宝剑罩了起来，剑气倏忽直上高天，然后宛如流星一般，轰然向张珽沙藤郎劈下。

张珽沙藤郎脸上神色剧变，身子陡然一阵颤动，草雉剑剑气凌空傲旋，轰然击下，迷蒙的剑气光芒有如万蛇飞舞，光华错乱，强横的真气互相撞击在一起，登时形成猛烈的爆震，向四周悍然溢出。

“啊！”张珽沙藤郎瞬间五马分尸。

背后风声刮过，一条人影疾速向海滨倭寇船只飞去。“荡妇！哪里逃。”松浦隆信以气御剑，草雉剑向野原杏花射来，耳听啸声撕耳欲裂，草雉剑轰击而下；野原杏花身子倏然又是一折，垂直蹿了出去，

她的身法实在怪异得紧，竟可随意改变行动方向，灵活生动，丝毫不滞。

野原杏花双流星一招蛟龙出海，溅起射向对方。松浦隆信草雉剑有如灵蛇出洞，化为万千萤火，纷纷而下，灵动中带着森森鬼气，邪意十足，松浦隆信面孔狰狞，配合此等草雉剑法，当真如魔神行法，修罗施怒。

“咦！”野原杏花一声母狼嚎叫，一招“霞光满天”，双流星同时射出一丈多高的光柱，一排火网交织而成，焚天灭地的电弧耀着碧蓝的火花铺天盖地向松浦隆信罩来。

“八嘎！”松浦隆信一声狼嚎，以气驭剑，草雉剑当空飞舞，一条水桶粗细的剑气光柱横空出世，全速向电弧大网撞去。

“轰！”空间左右摇摆，海水被震得飞起几丈高的浪花，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慌笼罩着四周，火蛇飞溅，沙滩上被炸出一个长五丈宽一丈多的深坑，这对昔日的野鸳鸯怒目相向，手持利器分列深坑两头。

松浦隆信气得七窍生烟，自己的“女人”竟然与别的男人鬼混，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忙丹田提气，周身天地灵气快速向全身汇聚，手臂变得像苍劲的老树，毛孔溢出晶莹的血珠。

“臭婊子！”随着一声地动山摇的呵斥，松浦隆信草雉剑猛然劈下。野原杏花双流星连环击出，在身周交织成一道强悍的真力之网，将松浦隆信隔开。松浦隆信身形越变越快，身形渐渐模糊，围着野原杏花不住疾刺。但野原杏花的双流星实在凌厉，松浦隆信连变几种武功，却依旧攻不进去。

松浦隆信猛地一声大喝，草雉剑风驰电掣向野原杏花刺去。轰然震响中，草雉剑气与双流星剑气硬生生击在一处。

“碰！”二人飞弹而出。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松浦隆信一声大吼，草雉剑卷起层层剑光，剑风呼啸冲来，野原杏花急忙一个千斤坠将身形稳住，极力压缩着身周真气，随着剑风的来势浮沉，风吹则偃，风偃则起，脚不沾地，随着风势来去。

“噫！”野原杏花一声狮吼，双流星一招“隔山打牛”，一道蓝色的真气带动剑风硬生生横移两丈，“轰隆隆！”撞在一起，发出一声撕裂般的厉啸，真气和剑风一下套在了一起，剑风慢慢涨大，将真气吞了进去。

“呼！”陡地一声呼啸，野原杏花吃惊抬头时，就见先前的剑风已经涨大了四五倍，几乎遮住了半边天空，呼啸声更是强到宛如万千高手一齐发出“狮子吼”，铺天盖地压了过来。

“啊！”野原杏花一下被击出一丈多远。

轰然声响中，松浦隆信一草雉剑又击在空处，草雉剑势不变，随手击在地上；野原杏花身子一震，松浦隆信的草雉剑劲透地而来，将她震得凌空而上；松浦隆信抢上一步，已然封住野原杏花下落的方位，手臂一振，草雉剑劲力破空而上，追袭野原杏花。

野原杏花在空中躲闪不及，被杀得连连翻滚；空中无处接力，松浦隆信的草雉剑劲愈加显得狂猛恣肆无伦。

野原杏花狂气发作，像母猪一样嚎叫道：“死了死了的！”双流星

中瞬间闪出一道闪电，蓝森森的，有如毒蛇的利齿，一晃而过；松浦隆信密集凌厉的草雉剑风立时被撕开一条口子；野原杏花双流星合一，夭矫如乘云御气的九天神龙，奋力斩下，双流星鼓劲，冲天击出，卷起两条粗长的龙卷，将四周杂物一齐吸起，灰黄茫茫地向着松浦隆信射去。

“啊！”松浦隆信一只眼睛被射了一个大洞，鲜血瞬间飏射而出。

“嗨！”松浦隆信瞋目大喝，头上紫芒闪动，全力运转草雉剑，猛攻而下；杂物被真气鼓动，凌厉之处不下于草雉剑，松浦隆信公然不惧，只将内息尽数鼓于草雉剑上，全然不管身上被斩得点点血出。嗡然声响中，草雉剑破瀚海长风而下。

松浦隆信手腕微一转折，草雉剑尖指在了野原杏花的脖子上。野原杏花的双流星也抵在松浦隆信胸前。

野原杏花怒喝道：“杀了我！”身子倏然前挺。松浦隆信手腕微挫，依旧指在野原杏花喉前三分。野原杏花怒道：“你不杀我，我杀你！”双流星猛然击出。

“铛！”草雉剑何等凌厉，先前数度无功，是因为野原杏花身法太过精灵古怪，现在两人近在咫尺，这一草雉剑全力出手，野原杏花哪里能够躲得开，只听一声闷响，双流星瞬间被震断，草雉剑一道剑气划过。

“啊！”野原杏花身子如断线风筝一般，倒飞而出，手脚经脉全被划断，鲜血转瞬染红了地面。

松浦隆信一声不吭，胸口的鲜血不住沁出，身子摇摇欲坠，突觉

胸口烦乱，竟然倏然起了万种头绪，一时再也理不清了。面对背叛，松浦隆信突然间忘记要如何流泪了，原来，自己一直想过的天长地久，却是用心良苦的自欺欺人，到现在只剩下欲盖弥彰的欺骗。松浦隆信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阻止自己贪得无厌想将野原杏花占为己有的想法，那些渐行渐远的美好，原可以发生一些蓦然回首的转折。终究，是野原杏花做得太绝情，又做得太残酷，为这场曲终人散的鸳鸯操戈，平添一缕绕梁余音。只是，欲留无意，多说无用。

“打入丽春院，充当军妓。”松浦隆信有气无力地对从船上飞下的倭寇说。

“嗨！”倭寇连忙拉起野原杏花。

“松浦隆信，你这个畜生！”野原杏花破口大骂。

第 97 回 盗暗龙高赠弑主 传矫诏英子助虐

1565 年倭寇退守平海城，戚继光从陆地到海疆布下了天罗地网，戚家军“鸳鸯阵”首先攻破城外的几道防线，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攻城。两天后，倭寇自知顶不住强大的戚家军，趁着夜色大雾弃城从东门海边上船向海上逃遁。

倭寇忽然听到了一阵比暴雨声还要猛烈，比滚雷还要慑人的声音。“不好了！戚家军！戚家军！”一名倭寇指着大船大声叫了起来。桨声如沸，船上一名威风凛凛的将军笑着高声大叫：“倭寇，你们的船全被我们凿穿了，还不乖乖送死！”

高赠乌鲁美他郎喃喃道：“戚继光来得好快啊。”戚家军五千铁骑如遮天的乌云飞驰而来，旌旗蔽日，袍甲森然，刀枪如林，人马如龙，马蹄踏处，水花四溅，接着是两列掌旗兵带着一千步卒齐整整齐地跑过。

戚家军开到渡口侧的一块开阔高地，工兵转眼之间下桩打钉，中军大帐前竖起一面大旗，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戚”字；堤上竖起了密实坚固的木砦，外面布满了蒺藜鹿角和铁网，而木砦上高高竖着“扫除倭寇，还我河山”的大旗。

夜黑沉沉的，在弗朗机的吼声中，松浦隆信倦意来袭，长长打了一个哈欠，和衣睡在床上。

“簌簌！”一个蒙面人越窗而出。

松浦隆信一惊，手一扬，“嗖！”一枚铁蒺藜向蒙面人飞去。蒙面人身子一侧，让过铁蒺藜，反手一扬，“嗖！”一枚东瀛碧玉石向松浦隆信迎面打来。

“英子！”松浦隆信惊呼中头一偏，捏了一下手上又一枚铁蒺藜，终究没有打出。

“咚！”“咚！”随着两声响，铁蒺藜和碧玉石同时打在船舱上，船舱打了两个小洞，海风呼啸着从洞孔挤进来。

松浦隆信惊出一身冷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她也反了？”松浦隆信揉了一下眼睛，他不想再想下去，如果这个师妹也反了，自己岂不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他不想让自己陷入无底痛苦的深渊。

一阵海风吹来，松浦隆信清醒了许多，眼睛余光瞥见一个身影一

闪，又一个蒙面人怀抱东西正准备越窗逃走。

“八格牙路！”松浦隆信草雉剑横飞起来，袭向蒙面人，蒙面人一个白鹤晾翅向旁边飞去；“嗨！”松浦隆信大吼一声，草雉剑剑浪滚滚直奔蒙面人，蒙面人忙用东西来挡，“砰！”东西落地。

“暗龙青瓷瓶！”松浦隆信叫出声来，心中好像被人插了一刀。

“猪猡！死了死了的。”松浦隆信一声怒吼，草雉剑一摆，左右挥动，登时闪起了一道银虹，但却并未攻向蒙面人，劈出两剑之后，收剑凝神而立，双目圆睁，望着蒙面人。

蒙面人看他执剑情形，心中微生震骇，心知他适才两剑，只不过借机会提聚真气，再一出手，必将是排山倒海一般的猛攻。

蒙面人猛地从背上取下月牙铲，月牙铲斜斜横出，暗中提聚真气，突地使出了一手奇速怪异的铲法，只见铲影飘飘，有如落英缤纷而下；松浦隆信虽是剽悍勇猛，剑剑如铁锤击石，巨斧开山一般，但他却似被蒙面人奇快的攻势，控制住局势，占尽了先机，空自挥剑如雨，却无法占得优势，松浦隆信双目怒睁，草雉剑挥舞如飞，口中不停发出怒吼之声，似是暴怒的猛兽，择人而噬。

蒙面人铲势变化，攻势愈来愈凌厉，攻守剽悍，威力大增，铲芒闪闪，铲招诡异，辛辣恶毒异常，快如飘风的铲招已然迫得松浦隆信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松浦隆信草雉剑呼的一招“泰山压顶”劈了下去；蒙面人月牙铲一抖，一股潜力退了过去，竟然把松浦隆信那挟带啸风之声的草雉剑给封住。

松浦隆信心中暗暗震骇，腕势突一转动，草雉剑变招“横扫千军”，拦腰平击过去。蒙面人右手大袖拂出，化住剑势，人却陡然向前欺进，月牙铲迎面扫了过去，连环劈击，纵送横击，铲影如山，“啊！”松浦隆信腹部中铲，血流如注，连忙点了气血，阻住血流。

“嗨！”松浦隆信丹田提气，草雉剑虚空一点，脚尖一挑，寒光展起，鹭伏鹤行，前削后刺，剑光如闪电一般忽往忽来，剑势转急，步法如飞，剑光绕着身，脚步紧跟着剑，人与剑混化在一起，片刻间已把蒙面人圈在一片剑光之中。“砰”的一声，蒙面人的头一晃，面具落地，嘴角被击中了一剑。

“高赠乌鲁美他郎！”松浦隆信大惊。高赠乌鲁美他郎退开两步，伸出腥红的舌头，舔着嘴角流出来的血，雪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松浦隆信的这一记重剑似乎完全没有功效。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松浦隆信暴怒而起，一剑扫向高赠乌鲁美他郎喉咙，高赠乌鲁美他郎一侧身，闪开这致命的一剑，右眉却当即被削开了一个口子，一道血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右眼。

松浦隆信何等老道，趁他抬手抹眼，一招“秋风落叶”，草雉剑正中左肩，“哐啷！”月牙铲落地，高赠乌鲁美他郎一个后滚，翻出圈子，他无暇止住鲜血，右眼无法睁开，竟然索性连左眼也闭上了。

“猪猡，死了死了的！”松浦隆信捂着肚子，倒提草雉剑慢慢走近高赠乌鲁美他郎，五步、四步、三步，高赠乌鲁美他郎仍然闭着眼，松浦隆信狞笑着举起草雉剑；“砰！”高赠乌鲁美他郎猛地睁开左眼，锋利的匕首在空中抡起一道圆弧，身体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

高赠乌鲁美他郎这一招，完全出乎松浦隆信的意料，松浦隆信本以为煮熟的鸭子岂能飞掉，孰料高赠乌鲁美他郎匕首电光火石间猛然出鞘，连把子一起插进松浦隆信胸膛。

“啊！”松浦隆信心脏一下被戳破，纵使神仙驾临，这个恶贯满盈的倭寇也再难见天日。

松浦隆信鲜血像箭一样射出，高赠乌鲁美他郎躲闪不及，眼睛一下被鲜血蒙住。松浦隆信像受伤的狮子，草雉剑手上乱舞，混乱中一下刺进高赠乌鲁美他郎的肩胛骨。

“啊！”高赠乌鲁美他郎一声嚎叫，不管草雉剑尚在肩胛，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手一扬，“嗖！”销魂蚀骨水向松浦隆信打来。

“啊……”松浦隆信杀猪般嚎叫，全身腾起一阵青烟，身体瞬间变成了一堆白骨。

“有刺客！”卫队冲进寝宫，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松浦隆信已死，跟我干的，付双倍钱！”高赠乌鲁美他郎握着月牙铲、浑身是血地站起来。

卫队面面相觑，突然拔出武士刀，刀尖直指高赠乌鲁美他郎。

“圣旨到！”大岛英子突然走进。卫队众倭寇连忙跪倒。

“高赠乌鲁美他郎接旨！”高赠乌鲁美他郎连忙跪下。

“松浦隆信私通支那，命令军师高赠乌鲁美他郎就地处死松浦隆信，接任岛主。钦此。大日本天皇裕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高赠乌鲁美他郎连磕了三个响头，接下“圣旨”。

“起来吧！”高赠乌鲁美他郎轻蔑地说。

“嗨！我等愿意追随军师！”

“什么，军师！”高赠乌鲁美他郎吼道。

“不，岛主！”卫队连忙改口。

“哟西哟西的！”高赠乌鲁美他郎大喜。

高赠乌鲁美他郎、大岛英子双眼对视，会心一笑。这对野鸳鸯，竟然伪造天皇懿旨，瞒天过海，刺杀君主，篡权夺位。

正是“销魂蚀骨临君主，霜重匕寒声不起。”松浦隆信罪行擢发难数，罄竹难书，终究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个不可一世的倭寇，这个华夏民族的罪魁祸首，尽管纵横江湖几十载，心机缜密，武艺出神入化，一生杀人如麻，一直伫立在权力的巅峰，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终究失算再失算，稀里糊涂死在自家阴沟，死在心腹和师妹的联合绞杀下。

而此时的大奸臣严嵩因为被明世宗下诏罢职，被削籍为民，家产被抄，奸党与家人一一治罪，87岁的严嵩贫病交加，在举国一片唾骂声中死去。

第98回 斩英子姐弟雪仇 失大腿高赠饮恨

“轰！轰轰！轰轰轰！”震天的炮声拉开戚家军进攻的序幕，倭寇很快土崩瓦解。当看到天幕中出现的红光时高赠乌鲁美他郎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不对，他急忙拉上大岛英子奋力向外逃窜，一颗红色的

炮弹带着惊人的爆炸声从身旁掠过，连空气都产生了刺耳的爆炸声。

倭寇指挥船被炸出了一个洞，海水从大洞蜂拥而入，船体不时冒出斯斯的气泡声。周围倭寇受到了惊吓此刻正不要命的四处逃窜，大岛英子也被汹涌的人群冲散。红色炮弹一颗接一颗朝地面、船体坠下，高温点燃了周围的树木，海面成了一片红色的世界，倭寇在炮弹坠落的呼啸声中鬼哭狼嚎。

“报告将军，高赠乌鲁美他郎、大岛英子逃跑了！”

“全力搜捕！”戚继光大声命令到。

一只渔船上一群肥头大耳的渔民正在紧张地对外观望，为首的獐眼鼠目，尖嘴猴腮，后面紧跟的一名女士皮肤白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其余的一言不发。

突然四条人影飞上船，“高赠乌鲁美他郎，什么时候当起渔民了！”林小渊不无讥讽地说。

“大岛英子，我们又见面了。”林小花皮笑肉不笑地说。

西门星奎、蝴蝶一言不发，迅疾冲向倭寇。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一道寒光闪过，高赠乌鲁美他郎明月铲暗光浮动，直直刺向林小渊；林小渊站立原地，如一孤松，扎根巨石之中，傲视山峰之巅，面对明月铲，不闪不躲，待明月铲距离不足一尺，林小渊身体向右侧一闪，伸出两根手指在明月铲上一点，“铛！”明月铲瞬间震开，高赠乌鲁美他郎倒飞回去。

高赠乌鲁美他郎身体瞬时借力高高跃起，明月铲高举过顶，向着林小渊劈去；林小渊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立，手指上一层浅白色

气体包裹，发着寒光，“叮”手指和明月铲相碰，发出金属般的响声，明月铲一偏，高赠乌鲁美他郎被震飞。

高赠乌鲁美他郎脚尖点地，身体借力一转，明月铲横扫向林小渊，林小渊左手负于身后，右手食指和中指微微张开，疾速射出，“铛！”明月铲被林小渊牢牢两指夹住。

高赠乌鲁美他郎使劲一抽，但林小渊的两根手指就像两只铁钳一般，将明月铲牢牢夹住，怎么也挣脱不开；林小渊手一甩，一道真气顺着明月铲击向高赠乌鲁美他郎，高赠乌鲁美他郎瞬间倒飞回去，虎口震裂，明月铲向旁边一名倭寇倭寇飞去。

明月铲呼啸着向一名高个子倭寇头上飞去，“啊！”众倭寇叫出声来，高个子倭寇一时惊呆了，瞳孔瞬间扩大，竟然忘记躲避，随着一声惨叫，高个子倭寇头颅向旁边飞去。

明月铲呼啸着继续飞行，“咚！”射进后面的柱子，高个子倭寇颈子鲜血喷溅，身体慢慢倒下。

高赠乌鲁美他郎大惊失色，顺手夺下身边一名倭寇武士刀，“嗨！”一声大吼，只见原本暗光浮动的武士刀，此时却是暗光微弱，仿佛一下子就会灭掉，但这暗光却一颤一颤，将灭不灭，一直坚挺地闪烁着。

林小渊脸色一变，“蹭！”赤霄剑出鞘；高赠乌鲁美他郎武士刀一晃，武士刀寒光闪闪，一道道杀气仿佛要破武士刀而出，高赠乌鲁美他郎身体一跃而起，一个翻身，来到了林小渊身后，武士刀刺向林小渊的后心，这一武士刀实在是又快又准又狠，林小渊这时即使想转身也来不及了。

高赠乌鲁美他郎这一武士刀瞬间来到了离林小渊后心不足十厘米的地方，眼看这就要刺中林小渊了。不足五厘米了！高赠乌鲁美他郎心中有了点喜色。

三厘米！“叮”只见高赠乌鲁美他郎的武士刀已经触及林小渊的衣服了，眼看就要刺中林小渊了，结局好像已经注定。但就在这时，林小渊的右手突然地，竟然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绕到身后。

这一刻，林小渊的赤霄剑在高赠乌鲁美他郎的眼中无限放大，慢慢的、一点点的。“铛！”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武士刀即将刺中林小渊的一闪那，林小渊仿佛后背长眼一般，赤霄剑准确无误的击中武士刀身。武士刀瞬间弯曲，高赠乌鲁美他郎身体失重，竟要摔倒。而高赠乌鲁美他郎心神恍惚之下，竟没有做出反应，等到回过神来时，身体离地面已不足半尺。

高赠乌鲁美他郎心中虽惊不乱，手中武士刀向地一划，身体顺势借力一个翻身，险之又险的立直身体，拔起武士刀，满脸怒气地刺向林小渊，这一武士刀气势恢宏，刀芒吞吐不定，就连站在旁边的倭寇，脸上也感到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

林小渊自信地一笑，高赠乌鲁美他郎心中突然有种不妙的感觉，只见原本早已被武士刀杀气锁定气机的林小渊竟然瞬间消失不见，紧接着，高赠乌鲁美他郎只感到背后一股危机感传来。不好！高赠乌鲁美他郎心中一惊，赶紧转身，欲要抵挡，但已经来不及了，高赠乌鲁美他郎隐约间只看到一柄古朴的宝剑狠狠地击向他。

“啊！”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一道殷红的鲜血在空中化为一片

美丽的血花，高赠乌鲁美他郎一条大腿分两截以更快的速度向前飞去，拼尽全力驾水遁逃走。林小渊站定不动，淡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高赠君！”大岛英子一声惊呼，眼中闪烁着妖异的光芒，催动东瀛三清门所有的玄术，一招“毒满乾坤”，丝丝黑气从三叉戟中涌出，“猪猡！死了死了的。”大岛英子猛地一挥三叉戟，一股漆黑的风带着无尽的诡异之气，向着林小花飞去。林小花一剑刺出，剑上一道三尺长的剑气虚影气势如虹，猛地扑向大岛英子。

“轰！”剑气和黑风撞击到一起，周围的东西飞散于空中，整条船都在这两道力量之下，微微晃动起来。

与此同时，黑风中突然传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一瞬间，林小花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个个猛兽向她张牙舞爪，想要索取她的性命。林小花脸色一白，一丝鲜血从她嘴角流出。

“百毒门玄术果然名不虚传！”林小花心中一惊，宝剑威力徒然弱了三分，原本势均力敌的双方，优势立刻开始向大岛英子倒去。黑风不断地向前进取，林小花手中宝剑上三尺剑气一点点的被磨灭，眼看着，黑风就要越过宝剑，向着林小花侵蚀而去。

“噫！”就在剑气只剩一尺的时候，林小花耳际响起了母亲的话：“东瀛百毒门武功阴险毒辣，需要三清门武功心法方可克制。”柳青青的话如醍醐灌顶，林小花茅塞顿开。

“耶！”林小花一声娇咤，脑海中的猛兽幻影瞬间跑得无影无踪，一招“星摇锦簇”，剑气徒然暴涨到四尺，一下子就将黑风击散，剑气携着无匹的威势向大岛英子击去。

“啊！”大岛英子大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林小花竟然会瞬间翻盘，竟然会破了自己修炼几十年的“五毒玄术”。仓促之下，大岛英子只能将全身真气布于三叉戟之上，三叉戟被一层浓密的黑气包裹，一股厚重压抑之感油然而生。

林小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每一个毛孔都激发出无尽力量，内心翻滚着大海一样复仇的浪涛，将三清门所有的绝学尽数施展开来，一招“雨露花荫”，剑气虚影将三叉戟上包裹的黑气击散，一下刺到三叉戟面。

“轰！”大岛英子倒飞十几米，砸在了船壁上；林小花宝剑一转，连人带剑射向大岛英子，剑鸣如虎啸，威势凛凛，霸气外露。

大岛英子面色一惊，三叉戟一挥，一道范围更为广大的黑风向着林小花袭去，黑风一出来，立刻化为凌厉的金戈鸣声，剑气和黑风撞击到一起。

“轰！”林小花惨叫一声，倒飞而去，喷出一大口鲜血；“砰！”林小花狠狠地撞向船壁；“嗨！”大岛英子一声母猪吼叫，三叉戟疾速向林小花刺来；林小花脚一点船壁，高高跃起，一招“秋水寒冰”，三清门最难最凶悍的一招施展开来，宝剑上紫光闪烁，发出一声惊天的雷鸣，一道巨大的紫光如一条游龙一般，忽的向大岛英子飞奔而去。

大岛英子大惊，刚想打开三叉戟抵挡；但紫光的速度太快，大岛英子还没来得及使用，紫光已经来到了面前。

“不！”大岛英子发出一声不甘的吼声，身体就被紫光穿透，紫光穿过大岛英子的身体之后，去势不减，继续向前飞去。“轰！”紫光

狠狠地撞击到了船壁之上，将船壁轰出了一个洞。

“啊！”大岛英子至死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杀了，惊讶和不甘定格在脸上，看到自己的心脏往外滚，她猛然醒悟，“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一股痛彻骨髓的鲜血像箭一样射出一米多远。

“不可能！”吞吞吐吐地从牙缝中挤出三个字，眼皮一耷拉，脑袋沉重地垂下来，身体像一根腐朽的木桩向后倒去。

第 99 回 西门府大宴豪杰 绣花剑力诛吴平

“英子！”正在与西门星奎交战的黑脸倭寇一声惊呼，武士刀全力震退西门星奎，左手一扬，“嗖！”三道金光向西门星奎射去；“铮！”金光落下，黑脸倭寇目瞪口呆的看着前方，只见西门星奎左手抓着两枚金蛇镖，嘴上叼着一枚金蛇镖，然后满眼笑意的看着自己。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黑脸倭寇眉宇间一股戾气骤起，武士刀寒光闪闪，人影闪烁，瞬间闪到西门星奎身后。一招“乾坤暗渡”，西门星奎腰间诡异一扭，堪堪躲过了黑脸倭寇的攻击，并在同一时间左手反插身后，食指中指并拢，二指瞬间将刺向自己的武士刀夹住。

一切发生得极快，停得也是极快，在黑脸倭寇还没反应过来之际，一股大力自小腹处传来，“啊！”黑脸倭寇倒飞出去。黑脸倭寇空中翻过身子，又一道金光爆射而出。

“嗨！”西门星奎一跃而起，绣花剑将那金光挡了下来，身影晃

动，速度之快竟然形成一串串幻影，话音未落，黑脸倭寇周围空间便是出现一丝震荡，一股剑气呼啸而来。

“不！”黑脸倭寇瞳孔突然放大，绣花剑直奔自己双脚，想躲根本来不及，“啊！”黑脸倭寇双腿被砍下，一下落入大海，海浪旋即卷走黑脸倭寇。

“猪猡！死了死了的。”一名倭寇武士刀猎猎作响，蓝紫色刀气轰向蝴蝶，来人正是吴平；蝴蝶面色凝重，长发飞舞，衣袂翩翩，银牙轻咬，旋即轻呵一声，一招“山雨欲来”，蝴蝶荷花剑猛地向前一刺，身前竟诡异的出现了碗状大小的剑气漩涡，一张一弛极有规律，竟然有这吞噬万丈能量之势，周围的空间极为不合理的旋转扭曲起来。

“轰！”空气中传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剑气漩涡瞬间就将武士刀刀气能量吞噬过半，倭寇武士刀黯淡不少。

“嗨！”倭寇一声狮吼，就在武士刀刀气即将湮灭之时，武士刀刀气竟然灵异般后退了数尺，瞬间暴涨，射向蝴蝶；剑气上下跳动，随之踏碎开来，武士刀刀气一下将剑气引爆。

“啊！”一道紫色剑气不偏不倚射中吴平眼睛，一滩黑水和着血液随眼球一起流下，倭寇顿觉天旋地转。

“啊！”吴平嘴一张，一道绿色毒雾呼啸着射出，旁边的沙滩瞬间变成焦黑色，蝴蝶但觉头昏眼花，呼吸困难，眼前晃动着无数倭寇幻影。

“啊！”蝴蝶一下被武士刀罡气震飞，倒飞出去，落入大海，眼看就要被被汹涌的海浪淹没。

“呀！”一只巨大的飞天雕破空而下，双爪抓起蝴蝶，疾速向孔雀道观飞去，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吴平连点中枢穴，一下止住血流。

“蝴蝶！”西门星奎真气上涌，旋即身体暴冲而去，绣花剑猛地挥出，罡气幻化成几根紫色光柱，光柱旋转着射向倭寇，倭寇接连发出嘶哑的声音，独眼龙凝视着头顶上五根紫色光柱，脸上十分的惊恐，死神正向他靠近。

西门星奎双手猛地向下一压，五根紫色光柱重重地向倭寇砸去，“轰隆”一声巨大的声响迸发出来，巨大的冲击波，波及到众人，剩余的倭寇接连后退。

紫色光柱一下子轰击在倭寇原来所处的位置上，发出一阵阵如海浪撞击巨石的声响，西门星奎这一剑威力虽大，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倭寇一声长啸，将一百多年的毒气全部释放出来，武士刀一阵狂劈，紫色光柱慢慢消散。

倭寇一招“猛龙过江”，武士刀猛地劈下，绿光闪闪，上百道绿色刀光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上百道雨点一般，异常美丽，不过，这美丽的雨点却是暗藏杀机；原来这上百道绿色刀光是吴平一生毒血的精华，在倭寇的指挥下，顿时向着西门星奎飞射而去。

西门星奎的瞳孔猛地一缩，天外陨石自动运转，全身百毒不侵，一招“八步追风”，瞬间避开，绣花剑一道紫光乍现，毫无畏惧地对上了这上百道绿色刀光。

“叮叮叮！”绣花剑在西门星奎的手中或点、或刺、或挑，变换

的速度无比之快，手中如同有一朵紫色的花朵在缓缓绽放。

快、准、狠，这一刻绣花剑在西门星奎的手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道紫光在西门星奎的手中，就这么轻轻地、慢慢地挡住了上百道绿色刀光。

紫色剑气一下突破绿色刀光，狂飙突进射向倭寇，“啊！”吴平胸口出现了一个大洞，心脏一下被射穿。他至死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支那武士杀了，惊讶和不甘最后定格在脸上，看到自己的心脏往外滚，他猛然醒悟，一股痛彻骨髓的毒血像箭一样射出一米多远。

“啊！”毒雾快速扩散，旁边的倭寇纷纷倒地，转眼化成血水。

“怎...么...可...能...”这个穷凶极恶的倭寇吞吞吐吐地从牙缝中挤出四个字，眼皮一耷拉，脑袋沉重地垂下来，身体像一根腐朽的木桩向后倒去，转眼吴平尸体变成一滩血水，四周砂砾全部变成黑色。正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吴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100多年的毒雾，到头来把自己给融化了。这正印证了《古兰经》上的那句话，“善恶有报终有份。”

剩下的倭寇自知不敌，纷纷跳入大海。

渔船慢慢下沉，四人正在焦急，一条大型蜈蚣船乘风破浪而来，西门蓝天站在船头，“快上来！”西门蓝天大声喊。

林小花一望林小渊，二人率先飞上船；西门星奎拉起惊慌失措的蝴蝶，丹田提起，“嗨！”一声大吼，带着蝴蝶一道飞上蜈蚣船。“重阳节，举行南海美食节，特邀请天下英雄前往南澳岛助兴.....”西门蓝天边说边掏出一叠请柬。

“众豪杰已到齐，就缺您们四位长辈了。”赵振萍笑着说。众豪杰早从舱内涌出，大家又是一阵寒暄。

1625年蜈蚣船航行了两天两夜，顺利抵达南澳岛，远远看见西门府云海庄园四面高墙环绕，气势宏伟，整个建筑被两道坚固的外墙围在中间，城墙上分四方开有四扇门，城墙四角，还耸立着角楼，角楼玲珑剔透，造型别致。

“云海庄园真漂亮！”蝴蝶拉着林小渊的手道。

“确实不假，整个西门府，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林小渊接着道。

众人抬头望去，但见屋顶各不相同，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殿以黄色为主，正脊的两端各有琉璃吻兽，稳重有力地吞住大脊。

“大成哥，你猜那是什么动物？”林小花指着屋顶吻兽道。

西门星奎沿着手指方向望去，“应该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西门星奎想了一会道。

“阿弥陀佛！施主完全正确。”慧寂大师双掌合十道。

众豪杰来到东门，上官牡丹挽着檀武臣、莲花郡主挽着赵振江率先进入。

“林大哥，我们也进去吧！”王珊珊拉着林浩的手说。

“林大侠那阵风吧你们也吹来了。”黄海涛笑着说。

“没有请我们吃喜糖，就把婚事办了，兄弟真不地道。”林浩诙谐地说。

“改日把火凤凰与一剑飞雪的喜糖多吃点，补回来。”朱婷婷笑着说。

“那好！”一剑飞雪笑道。“大公主就是不一样，都大腹便便了。”火凤凰戏谑道。

“现在倭寇已灭，我和海涛想尽快把孩子生下来。”朱婷婷面露喜色道。

大家不知不觉来到一个绿树丛阴的气派大院，朱红色大门上有两个黄色明亮的圆铜狮子头，大门上明亮的夜明珠光照得那两个铜狮子头象金子似的熠熠发光，处处显示着主人的与众不同。

院子里宽大通明，到处是怒放的鲜花和翠绿树木，走几步就有一个昏黄古朴典雅的方形木框灯笼。沿着弯曲小路而立的磨砂柱，静静地放出柔光，透过树影的缝隙，洒下婆娑的倩影，极富诗意、浪漫和端庄的气质，走了大约两炷香到了巍峨的主楼前，夜明珠光把这座在绿草坪中央的大楼衬托得格外耀眼。

房子周围的绿色草坪上很规则的点缀着一些白色的圆桌，尖形双拱屋顶，木雕贴面，天蓝色彩绘，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开外有根高大的柱子，接着又一根，再接着又是一根；大厅纵深一共竖着 99 根大柱，支撑着双拱屋顶落在横向正中的拱底石。

一扇扇尖形长窗，一个个宽大的大厅出口，都是精雕细刻的富丽门扉。而所有这一切，圆拱，大柱，垣壁，窗框，护壁镶板，门扇，塑像，从上到下，满目湛蓝和金黄，色泽斑斓，光彩照人。

大厅内鲜花、美食样样俱全，相得益彰，身着短裙服饰的丫鬟殷勤地为来宾倒水添茶，还有那可口的山珍海味，都显示着请客主人的身份与地位。

游泳池边的大理石地板上摆着一长排铺着米色桌布的餐桌，长长的餐桌上摆放着的银制餐具、水晶托盘，无一不显示着主人的高贵。一个个穿着雪白制服的厨师正排成一排，卖力地表演他们的烧烤绝技。来宾优雅地拿着盘子，从桌上任意取食，五味精冷盘、翡翠鸡茸羹、水晶滑虾仁、明炉烩鱼头、羊肚菌牛仔、春申腌笃鲜等应有尽有。

西门长风、公孙云凤走下高高的阶梯，走过金色的地毯，端着杯子一一敬酒，乐队悠扬乐声早已响起，来宾在每张餐桌上怒放的蝴蝶兰映衬中，在浓浓的情味中拉开了美食节序幕。

第 100 回 烧庄园倭狼入土 啸长空豪杰挥剑

“轰！”“轰轰！”“轰轰轰！”随着密集的爆炸声，大厅屋顶被炸飞，大厅开始摇晃，“从屋顶飞！”西门长风大声提醒，众豪杰纷纷从屋顶飞出。

“蝴蝶！”西门星奎大声呼唤，这一刻仿佛死神镰刀降临，蝴蝶身影象是风中飘过的一只蒲公英，因为轻功欠佳，显得是那么的软弱无力。西门星奎在漫天的火光中不断穿梭，努力地向那道紫色的身影前进，灼热的火焰烧焦了蝴蝶的衣服裤子，蝴蝶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丝丝灼伤。

那满头的长发也因此染上了几丝鲜红的血色，让西门星奎又多了几丝悲凉；但这些他都置之不理，他只愿走到蝴蝶身旁尽自己的力量来守护她，即便是死也要为她流干最后一丝血。

冒着滚滚而下的瓦片、砖石和房屋残骸，不知道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西门星奎终于来到了蝴蝶的身旁。此刻她身上的衣服已变得破破烂烂，身上留下了嫣红的血迹，那流出的血在那绿色的连衣裙上映出一朵朵血色玫瑰。

那丁香般的身影，此刻显得越发柔弱，西门星奎拉起蝴蝶，丹田提起，一下飞出火海。刚刚逃出这片夺命的火海，又一次巨大的爆炸声传来，周围的一切此刻被夷为平地，熊熊的大火染红了整个夜空，整个南澳岛似乎陷入了火红的岩浆中。

“哈哈！”“支那猪！烧死你们。”西门府外传来了倭寇的笑声和叫骂声。

一条刀鱼战棹如飞而至，“高赠乌鲁美他郎，拿命来！”话音未落，玄易大师如一只灰色蝴蝶轻轻飘落地上，拦住去路。

“猪猡！死了死了的。”高赠乌鲁美他郎明月铲向玄易大师劈来。

“嗖嗖嗖！”玄易大师三个佛珠瞬即脱手，寒星疾闪，挟风射来，高赠乌鲁美他郎并不慌乱，长铲频刺，铲尖好似长了眼睛，将佛珠尽皆挑落。铲法轻灵飘忽，直似无心而为，这个倭寇尽管只剩一条腿，竟然全无半点相形见绌之态。

高赠乌鲁美他郎傲视一周，玄易大师见倭寇独腿金鸡独立，一条无腿裤管束在腰间，在海风中轻轻摆动，不禁动了慈悲之心。高赠

乌鲁美他郎见玄易大师双目紧闭，不言不动，身如磐石立在海边，知道对方以静制动，连忙催动体内真气，捻了一个“铲诀”，一招“风起云涌”，一铲刺向玄易大师。

玄易大师猛地睁开眼睛，左掌斜划，右手五指箕张，一招“涌泉涛浪”，直打高赠乌鲁美他郎前胸。铁掌翻飞，眼前形成一道长一丈、宽一米的惊天气网，气网中涛浪起伏，紫气闪耀，电弧交响。玄易大师几十年的功力蕴含其中，空间一阵颤抖，空气向两边抽离，巨大的气网像凌空傲飞的虬龙直冲对方，声势吓人，劲风呼啸。

“涌泉寺秘招深不可测，玄奥难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高赠乌鲁美他郎心中一凛，更见对方掌势凝重，劲力含而不露，当下不敢接招，身子向旁微晃，明月铲拍向玄易大师肩头。玄易大师左掌撩起，骈指点其腕脉。高赠乌鲁美他郎铲到中途，忽打个转折，又向玄易大师肋下刺去。玄易大师大袖抛出，一招“云卷云舒”，如带了千万斤泥沙，缓缓卷向高赠乌鲁美他郎胸口，对明月铲并不理睬。

高赠乌鲁美他郎一铲堪堪便要击在对方肋下，忽觉胸口似有大山压来，气息随之一窒，忙收回明月铲，运指点向面门。与此同时，已向后退滑出丈余。

二人一招即离，高赠乌鲁美他郎脸色甚是难看。原来适才高赠乌鲁美他郎被玄易大师袖上劲风所击，胸腹间如受重杵，惊怒之下，一铲直点玄易大师面门。玄易大师匆忙无备，脸上便被凌厉的铲气拂中，饶是他内力深厚，心头上也是一惊。

“四大本空，五蕴非有。”玄易大师默念《涌泉心经》，心智瞬间

平静如水。

“八嘎！”高赠乌鲁美他郎一声兽吼，追魂夺日明月铲胸前一划，一招“渭水寒冰”，明月铲贯入丝丝真气，施出脆快绵巧的招式，每出半招，不等用老，便即换式。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玄易大师一声龙吟，双掌闪电般击中高赠乌鲁美他郎胸部，高赠乌鲁美他郎鲜血飏射。正是，“海啸白浪接天长，掌风漫漫，铿锵好几郎。倭寇铁铲涛声，侵袭骨如霜，千古英雄御外侮，鲸波碧浪，哪管血沾裳。”

“莫伤主公！”话音未落，一名黑脸倭寇凌空而下，武士刀支取玄易大师，玄易大师一招“顺水推舟”，化解“东瀛一刀”；黑脸倭寇周身黑气蒸腾，招式陡然一变，纵横开阖，武士刀中宫直进，劲风大盛，劲气纵横四溢，眼看对方无处躲藏。

玄易大师心如止水，左右腾挪，上下翻飞，并不接招。黑脸倭寇求胜心切，刀上招术益发凌厉，二十招一过，开始力衰，渐露踟蹰之意，每出一招，务求立竿见影，速战速决。玄易大师以逸待劳，倭寇每每攻出五招，他却只是勉强回击两三招。

二人闪展腾挪，倏忽间又斗数招，玄易大师早已洞察倭寇心意，故意诱敌深入，本来他轻功颇高，身当此时，便不求上步抢势，身子随着武士刀左右飘摇，以灵动身法完全化解武士刀排山倒海的威势。

玄易大师魁梧的身躯似一只百灵鸟，在倭寇身周飘忽飞舞，倭寇知道玄易大师欲以此法耗损自己功力，心想：“必须速战速决。”

“嗨！”倭寇一声龙吟，精神大振，手上妙招层出不穷，眨眼间

又将玄易大师逼退数步。倭寇向后跃开数尺，随即猱身扑上，武士刀连环进击，面上大露狂态。二人交睫间过了十几招，令人目眩神骇，根本看不清两人使的是甚么招式。

二人出手如电，身形飘忽难测，倏忽来去，状若飞烟，劲气四溢，带出瑟瑟阴风。

“倭寇！去死吧。”玄易大师一声大叫，穿纵而起，在空中疾旋而下，食指在武士刀上轻轻一弹，“铛！”武士刀被一股大力击中。黑脸倭寇虎口开裂，武士刀一下被震飞。电光火石之间，玄易大师龙威大振，一招“普贤暗渡”，恍惚拍出一掌，击向黑脸倭寇。黑脸倭寇身子霍地飞起，落地时背心着地，脑袋重重撞在地上，手足全无支撑之能。武士刀在空中划了一个圆，不偏不倚正好插在倭寇胸口。

黑脸倭寇面白如纸，痛彻骨髓，吞吞吐吐，目露惊恐道：“普贤神掌！”淤血猛地喷出，一时又是愤怒，又充满了困惑不解。眼睛一闭被永恒地钉在沙滩上。黑脸倭寇到死也没有想到，竟然死在自己刀下。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言犹未了，一名红毛倭寇举着武士刀风驰电掣向玄易大师杀来，玄易大师像一个泥鳅一样向旁边滑去。

“轰！”刚才站立地面被轰出一个大坑。玄易大师不待红毛倭寇脚跟站稳，一招“山雨欲来”，右面空荡的僧袍无风自起，疾向红毛倭寇头上卷落。红毛倭寇惊觉劲风扑面，撩起武士刀，劈向来袖；武士刀还未触及袖角，猛觉袖上裹着一股雄浑之极的大力扑面而来，脸上造被刺破，慌乱之下，只得向旁疾闪，不期玄易大师一条大袖比武

士刀更是灵巧，中途打个转折，又向他背心拂来。

“八嘎！”红毛倭寇怪叫连连，开始运起富士山鬼影步，武士刀似鬼魅游移不定，杀得玄易大师气喘吁吁，险象环生。

玄易大师见红毛倭寇出招愈来愈怪，掌式亦是一变，右手拇、食二指虚捻，脚下忽由扎实转为轻盈，身形如风般绕着红毛倭寇疾走，不时伸指点向他周身大穴，指上发出“嗤嗤”轻响，显见得劲力极是强劲。

武士刀力透千钧，眼看就要击中玄易大师；玄易大师一招“隔空断翅”，一道紫气从掌上飞出，红毛倭寇猛觉一股怪力袭体，身体向后跌倒。玄易大师借力纵起，右腿横扫，踹向红毛倭寇小腹；红毛倭寇退步闪身，一条腿鱼儿一般，中途打个转折，正踢在玄易大师肩头，这一下虽不强劲，力道却拿捏得恰到好处，直把玄易大师踢得连翻了几个筋斗，一头栽在黄沙中。

“猪猡，死吧！”红毛倭寇狞笑着武士刀带着破空声全力向玄易大师劈来，三步，两步，一步，武士刀劈了下来，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血肉横飞。

“人呢？”红毛倭寇劈中的只是虚影，玄易大师却不见踪影。

“不好！”红毛倭寇还没叫出声来，忽觉腰后一麻，造被玄易大师点了“大椎穴”。红毛倭寇像木桩一样一动不动。

“啊！”高赠乌鲁美他郎见两名倭寇瞬间一死一俘，这两人都是响当当的好手，与自己本在伯仲之间，自知在劫难逃，想到自己在支那的种种罪行，特别是想到自己下令炸毁并焚烧西门府，知道落入中

原武林手中必然生不如死。连忙丹田提气，闭紧全身气门，最后深情地瞥了大海一眼。

“嗨！”一声虎吼，高赠乌鲁美他郎举起毒掌一掌击向太阳穴，顿觉全身酸麻，心间如受重锤，一口气再也吸不进来，双目模糊一片，再难看清一物，恍惚间只觉体外似有一个宠然大物，猛地吸住了全身毛孔，随之体内也生出两股暗流，向外不住地摧逼，这一摧一吸似蕴藏了无穷神力。高赠乌鲁美他郎只来得及大叫一声，鲜血已自七窍中喷涌而出。

这个倭寇到死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毒掌杀人无数，想不到竟然也死在自己的毒掌下。这正应了那句：“善因结善缘，恶因结恶果。”出来混，欠债终究要还的。

其余倭寇见状纷纷向海上跑。

“倭寇，哪里逃！”话音未落，塞外飞鹰和冯刚顺从一条船上飞下。

冯刚顺一个大鹏展翅拦住卫队长去路，“倭寇！拿命来。”偃月刀直取卫队长；倭寇卫队长身形一动，瞬间暴掠出去，手握武士刀，雷厉风行轰向冯刚顺，武士刀猎猎作响，“来得好。”冯刚顺看着倭寇卫队长出招，眼中并未闪过慌张之色，反而一阵兴奋，站在原地不动。

“嘶！”就在倭寇卫队长那可怕的武士刀轰在冯刚顺胸膛时，冯刚顺身子一闪，武士刀轰在残影上，“什么？速度竟然快成这样。”倭寇卫队长大吃一惊，显然没有想到冯刚顺速度竟然比他快上数倍。

倭寇卫队长陡然一脚踏地，将体内的真气催动到极致，一丝丝青

色真气如青蛇绕竹般围绕在手臂上，化为一缕缕气流通过手腕汇入武士刀，瞬间已来到冯刚顺身旁，含着浑厚真气的武士刀对准冯刚顺的头部狠狠劈去；电光石火间，冯刚顺飞到倭寇身后。

“轰！”冯刚顺一掌击出，倭寇卫队长顿时被打趴在地，沙地出现一个人形凹处。旋即，倭寇卫队长飞身而起，武士刀浑浊的真气对着冯刚顺的手臂劈去。

“轰！”偃月刀一轮由真气而成的风刃飞出，风刃撞上武士刀，武士刀留下一道深深的缺口，倭寇卫队长一脸惊诧，陡然跺地爆射而去，飞上天空，当到达某个高度时陡然俯冲向冯刚顺，武士刀泛出一丝丝青色的真气，劈天盖地向冯刚顺劈去。

面对犀利攻击，冯刚顺催动真气，偃月刀击出，“轰！”就在两刀相碰之际，倭寇一拳打在冯刚顺胸部，冯刚顺倒飞而去，“啊！”一口鲜血飏射长空。

“嗨！”冯刚顺用尽全力，一声大吼，陡然爆射而去，一刀劈在倭寇卫队长背上，倭寇卫队长犹如断线的风筝重重地跌在地上。“啊！”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倭寇卫队长被斩为两截。

冯刚顺从空中跌落下来，浑身是血，艰难地用刀撑着地面，慢慢倒下。

“队长！”一名倭寇叫出声来。

“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剩下的倭寇看向塞外飞鹰的眼神犹如燃着熊熊的烈火，陡然跺地加紧对塞外飞鹰的进攻，疾风暴雨般武士刀刀风带得海岸巨石纷纷滚落。

“嗨！”塞外飞鹰一声大吼，真气围绕的右脚重重跺地，身躯掠了上去，右脚一踢，半途中的巨石旋即便射向倭寇，五名倭寇迅疾分开。

塞外飞鹰脚尖一触地便改变方向，向一名倭寇击去，一剑拍向倭寇，“啊！”一名倭寇剑地。惨叫声犹如雷霆般声势传进其余四头倭寇的耳中，怒意加剧，在怒火的驱使下，四名倭寇毫不犹豫就向塞外飞鹰攻去。

倭寇身体四周的真气不停地跳动着，疾速往武士刀聚去，倭寇凌空挥舞武士刀，真气环绕的武士刀风便划破空气向塞外飞鹰击去。

塞外飞鹰将体内的真气运用到极致，大量雄厚的真气由玄室涌出，沿着经脉往明月铲上输送，剑气陡然猛烈燃烧，陡然转身一剑打在武士刀风上。

“轰！”塞外飞鹰一剑击出，陡然将那武士刀风给轰爆。紧接着，第二个武士刀风便迎上塞外飞鹰，重重的与塞外飞鹰剑气猛击在一起。

武士刀风爆，大风过，黄沙满天飞，弥漫的烟硝中陡然暴倒出一道衣衫破褛的身影，那正是塞外飞鹰。

还在倒飞的塞外飞鹰喉咙一甜，一口鲜血陡然破口而出。塞外飞鹰旋即手指点地，一个翻身便艰难落地。惯性的作用下，塞外飞鹰脚步往后退了十数步才稳住身体。

刚稳住身体，塞外飞鹰就立即紧绷长剑，一长剑轰出。迎上第三个武士刀风。就在明月铲即将于武士刀风相碰的刹那，塞外飞鹰明月铲上奄奄一息的火苗陡然火势变大，火势随即沿着手腕蔓延上去，瞬

间便燃及半个手臂。

爆炸声再次响起，近在咫尺的爆炸又再次将塞外飞鹰炸飞。飞出烟硝的塞外飞鹰的脑海陡然涌上一股眩晕，眼前旋即一黑。

塞外飞鹰的倒飞，最后一道武士刀风还在往塞外飞鹰击去。就在塞外飞鹰危在旦夕之际，众豪杰赶到海滨。

一名鹤发童颜的老僧一手接住塞外飞鹰，衣袖一挥，那道武士刀风随即就在半空中爆开。

眩晕攻脑的塞外飞鹰，微睁着疲惫的沉重眼皮，无力的声音迟钝的传出：“海...空....”

海空大师旋即屈指，真气在手指上聚集，轻力一弹，由真气聚集而成的珠子随即便一分为四陡然射向那怒杀而来的四名倭寇。

“咚！咚！咚！咚！”四颗珠子分别击在四名倭寇的身上，“啊！啊！啊！啊！”随着四声惨叫，珠子穿透倭寇身体，向旁边飞去，倭寇当即倒地身亡。

又一艘蜈蚣船靠岸，吴平率一批倭寇从船上飞下，杀气腾腾地向正在燃烧的西门府杀去。“轰隆！轰隆！”电闪雷鸣，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

突然，一艘大型苍山船乘风破浪而来，烈烈军旗迎风招展。苍山离岸还有一丈多远，一名身材魁梧的将军脚尖轻轻一点船舷，直接飞下，截住倭寇去路，来人正是张居正曾孙张同敞。

“八嘎！”几名倭寇纵身上前，挥刀向张同敞剁去。这几名倭寇刀法狠辣，均非庸手，眼见得几口刀似铺下一张密网，一古脑地向张

同敞身上罩去。

张同敞凝立不动，右足在地上一扫，龙胆枪悍然劈出，狂风夹着倾盆大雨在面前形成一个水球，水球越长越大，立时窜起一丈多高。几个倭寇只觉迎面大力袭来，手中兵刃竟然拿捏不住，都吃一惊。便在这时，张同敞蓦地横挥枪，将荡起的水球扫向几名倭寇。说也奇怪，水球被龙胆枪一拂，仿佛变成了一支支利箭。几名倭寇只来得及惨叫一声，便即怦然倒地，一呼毙命。

众倭寇见张同敞举手间连毙数命，手法骇世惊俗，几近凭虚杀人，都惊得目立眉耸，如逢鬼魅。

“八嘎！”随着一声兽吼，吴平自倭寇群中飞出，犹如横空怪梟，黑风剑劈向张同敞。张同敞见倭寇凌空扑来，反向前迈上两步，龙胆枪扬起，遥遥击去。吴平距对方尚有三尺之遥，却似极怕这凭虚而发的一枪，猛然身向斜滑，连翻了几个空心筋斗，随见数点寒星飞出，直向张同敞打去。

“雕虫小技，也敢逞能！”张同敞冷哼一声，龙胆枪猛然一挥，四周的水珠像旋涡一样高速旋转，但听嗤嗤声响，水珠撞在暗器上，暗器加速转向飞回。

“啊！啊啊！啊啊啊！”倭寇群中传来一阵惨叫，暗器和水珠分别钉入几名倭寇脑中。

“张同敞，死了死了的！”吴平一声狼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拿出全身解数，像导弹一样向张同敞射去，电光火石之间，吴平黑风剑已劈到身旁。张同敞不待对方站定，龙胆枪轻轻一舞，飞起一

阵狂风，龙胆枪射向吴平胸口。常人以武器击人，均求迅捷灵巧，张同敞这一龙胆枪，却是慢慢吞吞，全无章法，倒似深怕吴平察觉不出。吴平见了，竟然神色大变，忙不迭地向后滑去。这一滑倾其全力，好像有人在背后拼命拽他，倏然退在两丈开外。

张同敞见对方惶惶后退，并不急躁，龙胆枪仍是不紧不慢地舞来。说也奇怪，吴平虽退若惊猿，对方龙胆枪却始终距他胸口不过数寸，手法之诡谲怪异，委实不可捉摸。

此时此刻，吴平已知无论怎样退避，均难脱开对方这如蛆附骨的龙胆枪，当即仰面跌倒，黑风剑忽自腰间弹出，灵蛇般削向张同敞左足。张同敞似未料到此招，龙胆枪疾速向剑锋上撞去。

“轰！”两股能量流猛烈冲撞，空间变得异常狂躁，狂风暴雨向两边不由自主地呼啸撤离，沙滩被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漫天黄沙碎石像狂龙一样冲上天空，持续几分钟猛地砸向地面，天空下起一阵“霰弹雨”。

“啊……”惨叫声连成一片，倭寇成排倒下，有的被黄沙击中头部，砂石从屁股出来；有的被击中胸部，砂石从背后出来‘有的被击中肩膀，砂石从脚板出来。倭寇死状凄惨，不可名状。

吴平被黄沙击中面部，左眼成了一个大窟窿。

“八格牙路！”吴平全身浴血，嚎叫着以气驭剑，黑风剑像一枚火箭拖着长长的绿尾巴射向张同敞，这是倭寇同归于尽的打法。张同敞眉头一皱，身体违反物理原理一弯曲，避过黑风剑强悍势头，右手轻轻一抓，一股紫色的真气像线条一样迅速困住黑风剑，右手食指中

指猛地一夹。

“铛！”黑风剑剑头被夹了下来，剑身失去主人，像一柄废弃的火箭射入大海。黑风剑剑身从一条鲨鱼身上穿过，余势击中另一条鲨鱼。“轰！轰！”大海掀起两股巨浪，两条鲨鱼瞬间中毒翻上肚皮。

“倭寇死吧！”张同敞手一扬，黑风剑剑头飞向吴平。

“啊！”只听一声惨叫，吴平一口鲜血射出，不知何时，背上插了一截剑头。这个不可一世的倭寇，本来已经躲到凤凰山，这次出山本想死灰复燃，想不到落到万劫不复的可耻下场。

众倭寇见张同敞运龙胆枪如神，风雨难侵，均萌退志，发一声喊，倭寇分做几股，向四面溃窜而去。张同敞晃动身形，倏然赶至几名倭寇身后，龙胆枪闪处，几名倭寇立仆于地。众人心头更慌，怪叫着向四下狂奔乱突。

张同敞见众倭寇四散溃逃，龙胆枪劈向大雨，水珠四散飞溅，风驰电掣向东面奔得最快的几名倭寇射去。这水珠本是甚轻之物，被戚继龙胆枪一劈，却飞出十数丈远，水珠破空，发出呜呜的怪声。那几名倭寇疾走之下，惊觉背后有异，正待回头观瞧，不想脚步稍停，背上跟着一麻，就此动弹不得。

张同敞手上不停，龙胆枪又弹出水珠，向南面几名倭寇打去。那几名倭寇虽有防备，仍是闪躲不过，无不应手而倒。张同敞如法炮制，不一会儿，便将二十余人打翻在地。

此时偌大的海滨，只有十余名倭寇兀自发足狂奔。张同敞见东面几个倭寇惶惶而窜，已奔出数十丈远，知再弹水珠已难如愿，当下展

动身形，向东追去。一个倭寇见他无力兼顾，暗叫侥幸，加快脚步，向海上逃窜。

张同敞犹如一团黑云，足尖只在地下一点，便纵出几丈之遙，正凌虚踏浪般飘来，直吓得倭寇魂飞天外，一时心胆俱裂，猛地自怀中取出暗器，反手向张同敞打去。

张同敞疾步追来，眼见数件暗器袭至，忽将龙胆枪一挑，撞在一件暗器上。一撞之下，暗器立时转了方向，奔那一名倭寇后心飞来，那倭寇惶惶而窜，哪还顾得身后，噗地一声，暗器正钉在背心。转头再看，西门府已成一片废墟。

“杀！”张同敞龙胆枪一挥，将士们如下山猛虎，一个个冲入敌群，沙地上低洼处尽是倭寇鲜血，经过半天的厮杀，倭寇全部被肃清。十六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东亚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平静不少。随着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覆灭，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中华民族取得了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后人作词《抗倭狼 诛日寇》为证：

浩浩大海西飘云，骄阳洒遍苍穹。倭狼倭豺逞猖狂，阴霾波涛涌。
烧杀淫掠九天怨，几度沙鸥穷。沙鸥穷，血泪融，内倭外寇通后宫。
泱泱东南罹蛊虫，苦难悚仙容，悚仙容。

巍巍将士东流星，戎马挥剑倥偬。铁血丹心捍长城，鸿志泰山耸。
佛郎军舰雷霆怒，今番夕阳红。夕阳红，凯歌颂，复兴绮梦写峥嵘。
猎猎神鹰击长空，烟花绽天瞳，绽天瞳。

(完)